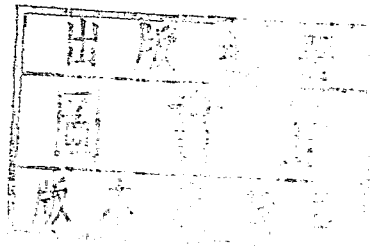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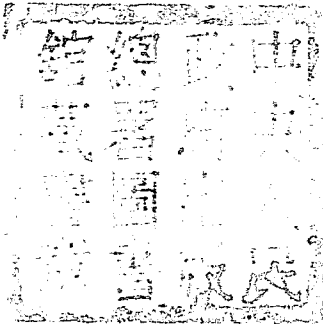


蘇聯別克著



蘇聯新華書店出版

31763
31763
2

長 無 與 懼 恐

—上胡火道—第在士戰的師夫洛菲潘—

著克別 聯蘇

版字 31763

版出店書華新統魯

月二年七四九一



3 1760 7385 0

目次

編者底話

鍾姓的人

恐懼

審判我吧！

不是要死，而是要活！

霍菲洛夫將軍

在三個月以前

「霞柔克」馬與「馬底歷史」

第一次行軍

前進

你來問我對殺殺試試看！

一
一〇
九
三
四
四
八
六
三
七
四
八
五
九
七
一
二
三

編者底話

一九四一年秋天，法西斯寇軍攻到了莫斯科城下。首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在此危急關頭，有剛從遠遼的中亞細亞草原上來的潘菲洛夫將軍底師團，到達了前線。該師團竟成了敵人前進途中的壁壘。其中二十八個戰士擋住了五十輛德寇坦克，並在此次搏鬥中戰勝了敵人。在這些戰士中有俄羅斯人和卡查赫人，烏茲別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他們挺身奮起保衛住了莫斯科，不管敵人如何兇猛頑強，始終不放棄自己的陣地。因此敵人就沒有突破過去。他們犧牲後，都榮受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本書就是敘述蘇聯英雄潘菲洛夫將軍之可歌可泣師團建立的情形。

無姓的人

(一)

「不，」已與爾等。愛他什。他這要斷絕後著。『他什樣也不愛你。』我這要轉
人們根據別人的鼓動來高舉等。

「爲什麼？」

他沒有回答，反顧回視。

「你知道什麼是愛情？」

「我知道。」

「在戰前，我也認爲，我知道。我愛這一個女子，我也發生過情慾，可是這種愛情
是不能與戰鬥中所發生的愛情比較的。在戰爭中，在戰鬥中會發生最强烈的愛情和最羅
烈的仇恨，這是沒有親身經過的人所想像不到的。你懂得什麼是心內的矛盾。什麼是兵
士底責任心，即是我們所說的兵士底良心嗎？」

「我懂得，」我不很自信地答道。

「不，你是不懂得的。你不知道，恐懼心和責任心這兩種情緒互相激發殘酷鬥爭的

情形。就是最兇猛的野獸也不會像這兩種情感鬥爭得如此激烈。你深知勤苦耐勞者底良心，丈夫底良心，可是你不知道兵士底良心。你向敵人掩蔽部裏拋過手榴彈沒有？」

「沒有……」

「那你又怎樣能夠寫呢？」

「一個戰士隨同自己連的隊伍去進攻，敵人底機關槍向他射擊，他左右的同志先後中彈倒地，可是他仍然繼續向前爬進。過了一點鐘，一點鐘是六十分。一分鐘是六十秒，在每分鐘內，就有一百次犧牲的機會。可是他仍然向前爬進。這就是兵士底良心，他的責任心。還有快樂！你知道什麼是快樂？」

「這個我大概也不知道，」我說道。

「對的！你知道愛情的快樂，也許還知道創作的快樂。大概，你的夫人告訴你說過慈母的快樂。可是，誰若沒有親身經過戰勝敵人的快樂，建立戰功的快樂，他就不會知道，什麼是最強烈的快樂。那你又怎樣來寫這種情感呢，真非要磨造不虛麼？在戰爭中，我讀過一本書，這本書不是用墨水寫成的，也不是用鉛筆寫成的，而是用鮮血寫成的。你又能寫什麼呢？」

我開始同他爭辯，可是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是不可屈服鈞。

「不然，」他果斷地說道，「你是不會寫出真情的……」

我費了很多功夫要找到一個人。能以敘說莫斯科近郊戰役的情形。能說出此次作戰的詳謀和內情並同時使我們認識什麼是戰役——考驗一切決定一切的戰役。

我不來敘述這種尋找的詳情，只說及最必須的情形。

我根據所研究過的材料知道，敵人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和十一月間來進攻莫斯科時，一面企圖包抄我國首都，一面又以其主攻力量，沿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然後又沿列寧格拉公路從正面進攻。

當德寇已突破維亞茲瑪近郊的防線，駕着坦克，乘坐摩托車和卡車向莫斯科進發的十月緊急關頭，第三百一十六步兵師防守住了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的要衝，該師就是現在命名為潘菲洛夫少將的第八近衛步兵師。敵人在十一月間向莫斯科舉行第二次進攻時，仍是在潘菲洛夫底戰士所搏鬥的那一方面楔入了陣綫。他們在離莫斯科城三十公里的克留科沃附近斃了七天七夜，協同紅軍其他部隊擋住了德寇的進攻，並且徒然轉圍了歷史面擊退了敵人。

我到潘菲洛夫師那裏去時，我還不知道將給我敘說兩個月大戰歷史的那個人底姓名和官銜，可是我却相信，我一定會找到這個人的。

果然就找到了。

過一年之後，他已昇為中校了。

我一看見他就不勝驚愕。

在同樣認識時，他說出了自己的名字。我沒有聽清，又追問了一次。

「巴武爾草，莫德什。烏雷，」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又重說了一遍。

我聽到他口氣中帶出一種奇怪聲調，當時覺得這是不耐煩的聲調。看來，他是真

整別人能馬上聽懂他的話的。——我待檢想到。

我按照新聞記者底習慣，拿出了一个假日至本來。」

「對不起，你的姓氏怎樣寫法？」

他答道：

「我沒有姓。」

我聽了不勝驚愕。他說道，「莫德什。烏雷的意思就是「莫德什底兒子」。」

「這是我的父名，」他繼續說道。「我沒有姓。明白不？」

「不，一點也不明白。」

他看我一眼，不言語了。

只是以後，我們熟識了，我才知道，為什麼他稱自己是無姓的人了。」

「見原來是卡查赫人，現在還是卡查赫人。」他說道。

「在我們的民族中，有些人認為他們是卡查爾人，這是不體面的事。當我在小學裏，偶俄國小孩們一聽讀書時，有很多卡查爾小孩都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俄國人的名字；把庫那別克改爲考發，把紹爾班改爲科拉。他們都稱我爲波良……我聲明說：『我不叫波良，我原來叫巴武爾章，現在還叫巴武爾章。』可是小孩們見我還是在叫：『波良！』我聽見誰叫我『波良』，就一掌打去而罵道：『波良？』我看你還叫我『波良！』不？因爲不願意改名字，不僅是打得哭泣，而竟打得流血。後來，校長，明智良善的老漢，把我班上的學生召集一起，說道：『再不要帶他爲波良了，他的名字巴武爾章是很好聽的。』」

莫梅什·烏雷德微笑面沒有笑出來。輪廓顯明的嘴唇微微一動，又合上了。

他的面容不帶那種人們所認爲東方人固有的詩文神情。有許多人底面貌，好像是鑿成的，有的精緻可愛，有的馬馬虎虎不成樣子。巴武爾章底面貌像是彫刻的，而不是鑿成的。就好像用利刀在紫銅上彫成的。沒有一條紋紋是柔軟彎曲的。

我看見他的面貌就引起了兒童時代的回憶。記得不是在夢中。記得，就是在菲尼莫爾·庫彼爾全集的藍色硬皮上押印着一個印度人底剛硬面龐側面像。我覺得巴武爾章底側面像很像那個凸面的押印像。

如蒙古人的微黑面色，頸骨較高，常常帶着堅硬的穩重神氣，尤其是在憤怒時，顯出一對稀有的黑明大眼睛。

我看一看他，又是一陣驚愕。他這個激烈地表現民族自豪心的人。爲保護自己的卡查赫名字而竟打得流血，他又通曉語詞豐富的俄國語，能用俄國話敘說這些事情。他甚至在奮激時，也沒有說錯字句。僅僅，有時好像是故意說得慢些，我聽出了，他說卡查赫話時，說得快些。他拿出一枝香煙，兵的一聲將煙盒蓋上，毅然結束了他的話：「如果，以後你一定要寫我的事情，就請你稱我的卡查赫名字：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讓大家都知道：這是個吊眼角的卡查赫人，這是在草原上收羊的牧童，這是個沒有姓的人。」

(三)

在初認識的那一天晚上，我就有幸，聽見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同才來到團中的初次參加戰爭的指揮官們談話。

他談到兵士的心情。他慢慢地發揮自己的意思。附帶談到了在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附近一次戰鬥的情形。

我聽了心中一動。趕快把日記本拿了出來，坐在一盞沒有玻璃罩的煤油燈前，貪慾的把他的話記下來，我還不確信，這就是碰巧，却希望着：這就是我很久所期待的能夠說明此次作戰的計謀和內情並同時使我們認識什麼是戰役——考驗一切，解決一切的戰役的篇幅。

在這次談話以後，我就乘機會，請他武爾章。莫梅什。烏雷敘說亂洛科拉木斯克公
路附近戰役的全部歷史。

「不，」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答道，「我什麼也不告訴你。」
讀者已經知道我們所談過的話了。

我毫不懷疑，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我所想的也就是他
所想的：真理。

我被他堅決拒絕之後，就再不去硬問他了，可是以後有不少的日子，我總是左右不
離巴武爾章。

他愛說話，並且很會說。一有機會，我就極力避免煩擾他，耐着性去記錄他的敘述。
以後他也就同我熟了。

我聽了巴武爾章朋友底敘述，才知道他生平的歷史。在學校中，人家給他起了兩個
外號：一個是「大眼睛」，另一個是「商得米斯」。第二個外號的意想，就是不黏土。
這原是一個神話中駿馬的稱號，因為駿馬奔馳得飛快，甚至它踢起來的塵土，竟黏不到
它的身上。

有一次我向巴武爾章說道：

「終久我還是要寫你的事情，並且在某一段中定要提到你在學校時候叫作『商得米
斯。』」

②

他像這一變。這一變就改變了他的面容。他那副如同用利刀刻成的嚴肅面貌，忽然顯出了兇惡的天真神情。

「那你就是一匹砲兵馬，」他和藹地說道，「你不要多心，我說的話都是為你好的。砲兵馬拉著大砲走得很慢，難得叫他轉彎，可是如果它一轉彎，就自絕天殛也說轉彎家。你算把我轉過來了……我現在要說出你所要聽的一切來……」

「請你把日記本打開，拿過鉛筆來，請寫吧。」第一幕。第五幕。一七

「請你寫吧，」巴武爾拿。真德竹。烏雷說道，「第一章。恐懼」
他想了又想，說道：「羅非洛夫底戰士不知道恐懼，奔赴第一次戰役……等等，終
終開始好不好？」

「我不知道，」我不肯定的說道。

「老學究就是這樣寫法，」他冷淡地說道，「你在這裏逗留的這些天內，我故意
叫他們把你領到那些有時會有兩三個地雷爆發，或是有子彈橫飛的地方。我想叫與當
恐懼的味道。也不用證明，不用你承認，我就知道，你也不得不去戰勝恐懼。

「既然如此，那末你和你的朋友——著作家爲什麼還空想到，打仗的都是些什麼
自然的人，而不是像你們這樣的人呢？爲什麼你想着，兵士是失掉了你們所固有的人類
的情感呢？」

「也許在你看來，英勇精神是天生的吧？或軍需收發員在發軍火時一同發給了無
畏精神，並在清單上寫道：「收到了。收到了。」？」

「我在戰爭中的經驗就等於在幾個軍事大學畢業，現在當了團長，我想，我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證明：不是這樣的！」

「當德寇侵入我們廣大國土時，他們指望的是什麼呢？他們會確信，有一位「恐懼」將軍領導着坦克縱隊，隨同他們出發東征，一切生靈，一看見這位「恐懼」將軍，不是屈服，就是逃跑。德寇的這種打算，在我國是否實現了呢？沒有，是沒有實現的。」

「而我們，我所帶領的一營人，在莫斯科近郊所遇到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我們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夜間所進行的第一次戰鬥，同時也就是同「恐懼」戰營的戰士們就確信了自己的力量。過了七個星期以後，我們把德寇從莫斯科近郊驅逐走時，那位「恐懼」將軍也隨着他們竄逃了。我們終於知道，——也許是在此次戰爭中的第一次，——「恐懼」在背後追逐的味道了。」

(11)

在十月中旬以前，即在莫斯科近郊的陣綫上的戰鬥尚未開始以前，我們沒有參加過戰鬥。

十月六日早晨，我奉到命令：緊急集合本營隊伍，開往最近的一個小火車站去。

那裏有一列貨車箱和敵車在等候我們。我們上了火車，當夜就開走了。往那裏開？在相當時期之前，連我當營長的也不知道。

看來，我們不是開赴前線，而是往回開拔。列車在途中各站上都未稍停，一直駛往波洛克總站去了。

在途中有人通知說，在波洛克給我們預備好了午飯。可是，因為有人催着我們的列車快開，所以沒有來得及開飯。換車頭只費了兩三分鐘的工夫。汽笛一鳴，列車又開起走了。

當列車未開動之前，大家都很好奇地想知道，我們從波洛克究竟轉往那裏去。不久就知道了，是開往莫斯科。

我們的幾列火車經過各小站時，也不減低速率，各列車前後相隔約一兩點鐘的工夫繼續向前疾駛。

爲什麼調動我們，有什麼目的？不得而知。

列車開馳的非常迅速，使大家又驚又喜。心中想着，可到真幹的時候了，可要幹事情了，要打仗了。

大家又是唱歌，又是說笑。在這些日期內，我們並不知道什麼是恐懼。在我們的列車上沒有恐懼的空氣飛翔，在奔馳的車箱裏也沒有藏着恐懼。

11

(11)

十月七日，我們下了車，開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附近的森林裏，踽踽在莫斯科以

一百二十公里。

我奉命到車站去見團長。

我還記得，在鐵路附近有一些不高的尖頂大鐵桶，上面就鋪着作掩蔽的灰綠相間的紋采花樣。這是裝煤的鐵桶。

誰知道，不久我竟會看見，在十月的陰鬱天際，沉寂無聲，沒有火焰，也沒有烏煙，那些尖頂鐵桶一齊慢慢騰起，飄於空中，瞬息間就崩潰了，只聽轟隆一聲，但見火焰騰空，烏煙滿天呢？

我去車站房時，看見遠方有一列很長的鐵車，滿載着大砲，以後這座站房只剩下了圓道殘垣，空空的窗洞上遺下一些烏黑的煙子。

只聽見有人叫我一聲。我看見了我們的砲兵團長馬林寧上校站在列車跟前。

「鑾節者，請你看著，」他說道，「好不好？」當他知道我原是砲兵連長，後來自願請求轉為步兵時起，就開始叫我「鑾節者」。

大砲都是新的，上面塗着一層層黑黃的擦砲油。

這是我師砲兵領到的補充，才運到這裏來的。

「唉喲，」我說道，「還有重砲哩。」

「我們將把這些河馬佈置得如堡壘一般……」
「難道我們會長久駐紮在這裏麼？」

「也許，會在這裏過冬。要接應去莫斯科拉木斯克的工作員。」
我覺得有些失望。看來，我們又是留在後方，又是當預備隊。

當時我還不知道，在前方的遠處，在維亞茲瑪以西，德寇突破了掩護莫斯科的防線，希特勒在四天內向全世界廣播聲明：「紅軍已被消滅，往莫斯科去的道路已打開了。」此時，莫斯科在離成邊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緊張地造成了一道新防線，這道防線是以「遠郊要塞」載入史冊的。共產黨員所組成的各營隊伍都穿着短衣，從莫斯科各車站出發了，在出發的時候也沒有對他們訓話和奏樂歡送。他們的武器和服裝都是到路上才領到的。在我們向來來到這裏一兩天之前，有步兵隊伍乘卡車，經過瓦洛科拉木斯克城開往莫斯科海方面去了。隨後砲兵也開到那裏去了。莫斯科，——我所說的莫斯科有象徵的意思，是指着大本營，克列姆里宮，斯大林而言的：派了新的力量組成武器，——上邊所說的那些大砲也在其內，——去迎擊敵人。所有這些，在當時我都不知道。

在團部中證實了：我師奉到命令接收並修築瓦洛科拉木斯克工學區的防禦工事。這給予我本營的防地。

(四)

晚上我們趁夜行軍圍住盧沙河去，這裏離瓦洛科拉木斯克以西三十公里。

我是南卡查赫斯坦人，在我們家鄉，我習慣了長期的秋天，而此地，在莫斯科附近，在十月初旬的早晨就已上凍了。黎明時分，我們沿着連韋轍闊的泥路都凍破了的道路往諾維梁斯克開拔，這是我營防地中的一個最大的居民點。

馬上就看見在灰色的天空中聳立着一個不高的鐘樓影像。

我把隊伍留在村旁的森林裏，就帶着連長們去觀察地形。

我營的防地沿着蜿蜒的小蘆沙河岸共有七公里長。按照我們的戰鬥條例，這段陣地甚至對於一團人作戰還大。可是這並不令人驚慌。我確信，若是敵人營裏來到這裏時，在我營所防守的七公里陣地上，迎擊敵人的不僅是一營人，而會有五營人或十營人。我想着，要按這樣的計算來建築防禦工事。

我不會描寫風景。我不知道，在我們面前這一片風景是否美麗。

說一句地形學上的慣語，在小蘆沙河慢慢流動的昏暗鏡面上漂着一些好似剪成的寬大綠葉，大概，夏天在這些綠葉間是開過白色或黃色的睡蓮花的。也許，這是很美麗的，但是我却記下了：可惡的小河，河水太淺，敵人渡河是方便的。

但是，我們這一邊的河岸斜坡都成了坦克爬不上來的陡壁。岸壁上的粘土閃閃發光，鐵錐的遺跡依然在目。

河那邊現出一片遠景，廣闊的田野，一片一片的樹林。在諾維梁斯克村的斜對面，在對岸有一片樹林，一直延伸到水邊。也許，在畫俄國秋林黃葉風景的畫家看來，這片

樹林含有一切美麗，但是我覺得這塊樹林突出部是很討厭的：在這裏，敵人是易隱蔽，躲開我們的子彈。並容易集中力量前來衝鋒。

這些松林和杉樹真討厭！砍掉這些東西才好！要把這一片樹林從河邊推開才好！

雖然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在這裏很快會有戰鬥，可是在我們面前擺着一個任務，就是建築防禦障地，應盡紅軍官和兵士的責任來儘心完成這個任務。

(五)

第二天看出了我軍部隊退却的第一次情形。有些地方的居民我拋下一切東西茫然離走了，在他們中間也有成小羣從包圍中逃出來的紅軍戰士。

天氣很冷，北風吹着。草地上落了一層雪粒，在田壩間的土塊上積着一片一片的白雪。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戰士們都在挖起的土堆後邊，或在沒有挖成，沒有挖盡好的戰壕中靜悄悄的吃飯。我沿着插着一些鐵錐的戰壕走過，聽見有人說道：

「朋友們，他不會從你們等待的地方來進攻……他是不喜歡往有人等着他的地方去的……」

只聽勺子聲響。他們是在不高的土堆後的土坑裏吃飯。

「那他喜歡什麼呢？」

我聽着這口音，知道這是一個卡查赫人在發問。

「繞過去就完了……那你就會知道他喜歡什麼了……」
卡查赫人又問道：

「那怎麼辦呢？」

「那你可以不要緊別他手巧，」一個新的聲音說道。「等到他手裏就完了……」
「藏到樹林裏去……他是不往樹林裏去的。」

「這是誰的戰機？是那一個卡查赫人在這裏？」我想起這是巴那巴也夫，他的團
圍槍班在這裏。或是卡里伍林……他個個在一個機關槍班中。

又是一陣輕輕的勺子聲響，又有一個不熟識的聲音，打破了寂靜。

「我的背囊也丟在那裏了，我的小飯鍋也丟在那裏了……我們正在坐著吃飯。就像
現在這裏的情形一樣，猛然……」

我猜到了：有逃出包圍的人同我的戰士在這裏吃飯。我想去干涉他們，可是，我碰
到了一個主意……我看見附近有一架機關槍的黑色槍筒在發亮。機關槍在塔得很整齊的
帶草根的土塊後邊掩蔽著。那裏有一個機關槍手在值班。子彈帶上了輪盤。

「那準備好了嗎？」我問道。

「營長同志，一按就行。」

我蹲下來把機關槍口壓着河水，把機槍一推。機關槍連連的響起來了。我們到這裏
幾分鐘，還沒有舉行過一次射擊，在我們的防線上還是第一次聽到槍聲。

有一個人從土坑裏跳出來。

「警號！」我叫道。「就槍！」

立刻就發出了一個改變了的信號。

「德國人！」

這個聲音低得很奇怪。這不是叫出來的，而幾乎是呻吟出來的，就好像是德國人已經來到跟前了，就好像怕德國人聽見他的聲音似的。

隨後他們就跑起來了。我竟沒有看清楚，這是怎樣發生的。轉瞬間都跑了，在戰爭中逃跑總是這樣發生的。附近有棵樹林，距離約一二百步遠，他們都跑到那裏去了。在土坑吃飯的人都跑了，來到這裏的人也好，我的人也好，都跑光了。

我想把機關槍口轉過來照着他們的背背掃射。我走到一個土堆上，站在那裏，一言不發，看着他們跑。看見機關槍手布洛哈首先回頭望，他是一個仁厚而莊嚴的烏克蘭人，很會弄吃喝，弄來吃喝總是分給大家吃。

大概，是他這個善心的人把外人引來吃飯的。

布洛哈回頭看見了我，馬上就站下了。他幾次張開嘴，沒有喊出聲來，隨後忽然叫了一聲。我沒聽清他叫的是什麼，也許是「營長」，也許是「回轉」，也許是兩句一齊叫。他轉身跑回來，衝到了我眼前。我不由地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愛慕。我此刻覺得這

個回轉的聲響，彷彿是給了我一個新的生命，這是一聲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呼聲。

請你說說，怎麼辦呢？

我說他們嗎？同他們談話嗎？罵他們一頓嗎？把他們押起來嗎？

審判我吧

(C1)

我坐在後排第幾，閉手捧着脸看着地板，就是這樣，「巴爾達。莫梅什。烏雷學着他坐的樣子說道，——想了又想。

「營長同志，我可以進來嗎……」

我點一點頭。

機關槍連的政治指導員哲爾木哈默德。波仔沙諾夫進來了。哲爾木哈默德，——你寫上了嗎。在卡查赫斯坦有很多姓波仔沙諾夫的，哲爾木哈默德在戰前有六個弟兄。

「阿克薩哥爾，」波仔沙諾夫用卡查赫諾低聲說道。

「阿克薩哥爾」就是「白鬍子」的意思，在我們氏族中稱呼「阿克薩哥爾」就像稱呼父親一樣。在一件事情以後，波仔沙諾夫有時就這樣稱呼我，這件事情我下次再說。

我看了波仔沙諾夫一眼。只見他那圓圓的良善臉上帶着愁悶的神情。

「阿克薩哥爾……」連中發生了非常的事情。巴郎巴也夫中士把自己的手射壞了。

「巴郎巴也夫……」

「是……」

我覺得好像有人抓住了我的心。巴郎巴也夫，如同我一樣，是卡查諾人，他有一雙巧妙的手，是機關槍班長，就是那一個跑了，沒有轉回來的。

「你怎樣辦他了？把他打死了嗎？」

「不是……我替他綁上綳帶，就……」

「就怎樣？」

「就把他逮捕，帶來見你……」

「他在那裏？把他帶進來！」

這樣……在我營中就有了第一個叛徒，第一個自己打傷自己的人。而這是什麼人呢？巴郎巴也夫……

巴郎巴也夫慢慢地走進來了……我當時看見他竟不認得這是巴郎巴也夫了。面色灰白頹喪，如像硬紙糊成的一樣死板板的。瘋人底面色常是這樣的。他的左手繫着綳帶，懸在頸下；綳帶上透出了血。右手一動，他看見我在看他，竟不敢舉手行禮。右手顫抖的垂下了。

「你說吧？」我命令道。

「營長同志，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我不是故意的。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他再三重複了這句話。

「你說。」

他沒有聽見我罵他，雖然想發我，是定要罵他的。遇到這種情形，也用不着罵人了。

巴郎巴也夫說，當他向樹林裏跑時，拌着了脚，跌倒了，槍發了。
「胡說！」我喝道。「你貪生怕死！叛徒，祖國是要殺這種人的！」

我看着錶。約三點鐘時分。

「拉希莫夫中尉！」

拉希莫夫是本營的參謀長，他站起來了。

「拉希莫夫中尉！去把紅軍兵士布洛哈叫到這裏來。叫他馬上就來。」

「營長同志，是。」

「經過一點五十分，即四點鐘正，在這個林邊的草坪上把全營的隊伍排好……完了。去吧！」

「你想怎樣處置我呢？你想怎樣處置我呢？」巴郎巴也夫像是害怕來不我說似的，慌忙說道。

「在全體隊伍面前把你槍斃！」

巴郎巴也夫驕地跪下了。

他那不帶傷的和帶傷而染着污血的雙手向我面前伸着。

「營長同志……我說實話……營長同志……這是我自己……這是我故意的……」

「站起來！」我說道。「你臨到死，再不要害怕了。」

「請寬恕吧……」

「站起來！」

他站起來了。

「噢，巴郎巴也夫，巴郎巴也夫！」彼得沙諾夫溫和地說道。「你說說，你想什麼？」

「忽然間，我覺得這聲招呼是我自己說的，就好像是說出了我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

一樣。

「我沒有想，」巴郎巴也夫嗚嗚嗚地說道，「我沒有想。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他仍然如同個人抓着稻草一般，抓着這句話。

「巴郎巴也夫，你不要撒謊！」彼得沙諾夫說道。「你快向營長說實話吧。」

「這是實話，這是實話……後來我看血流出來的血，醒悟了，我為什麼這樣做呢？」

「真是難見了鬼……營長同志，不要責備我，饒命吧！」

彼得沙諾夫聽了這話，心裏想：「這是一句實話，這是一句實話。」

「這是一句實話，這是一句實話。」

彼得沙諾夫聽了這話，心裏想：「這是一句實話，這是一句實話。」

「這還是怎麼一回事？」

「這還是怎麼一回事？」

我向波什沙諾夫說道：

「派布洛哈代替他當班長……但同一班人共同生活而背叛了他們，那就派他這一班人，在全體隊伍前面把他槍斃……」

波什沙諾夫挨到我身邊，低聲說道：

「阿克薩哥爾，我們有這種權利麼？」

「有！」我答道。「辦了以後，我向誰都可以負責，過一點鐘就要執行我的命令。你去準備報告。」

紅軍兵士布洛哈急忙嚕嚕奔到了掩蔽部裏，他那兩道稀疏淡黃的眉毛微微一動，不很爽快地報告說，來到了。

「你知道，我叫你來是為什麼？」我問道。

「營長同志，我不知道。」

「你看看這個人……你認得他麼？」我指着巴郎巴也夫說道。

「噫，你……」布洛哈驚道。他的話中帶着又卑視又憐惜的口吻。「你的面孔……」

「派你同你們那一班人，」我向布洛哈說道，「把他槍斃……」

「布洛哈的面色發白了。他長吁了一口氣，說道：

「營長同志，照辦。」

「我派你担任班長。你同波什沙諾夫政治指導員去把人安排好。」

「營長同志，是。」

我走到巴郎巴也夫跟前，把他的領章和紅軍兵士的五角星撕下來。

他站着，臉色慘白，雙手垂下了。

(二)

到規定的時間，正四點鐘時，我向着排成門字形的本營隊伍走去。巴郎巴也夫穿着軍大衣沒有繫皮帶，站在門字形隊伍開口的中間，面向隊伍站着。

「全營立正！」拉希莫夫喊了一聲口令。

在寂靜中，發出一種特殊的聲音——這種聲音是指揮官每在隊伍立正時，所常聽到的，只見許多步槍一齊向後一擁，靜止不動了。

我那迷悶的心中，驀地起了一陣歡喜。不，這不是一羣穿着軍大衣的人，這是兵士，這是力量，這是一營戰士。

「遵照營長的命令，全營隊伍排好了！」拉希莫夫清清楚楚地報告道。

在這個時候，在俄國這塊土地上，在全營隊伍面前，站着一個人，一隻手上可恥的

綁着繃帶，沒有繫皮帶，也沒有帶五角星，此刻此地，每一句話，連最平常的報告詞句都令人心神震動。

「布洛哈班長！帶全班隊伍向我開步走！」我命令道。

他們在肅靜中沿着空場向前走，身材不高的布洛哈和五尺五高的卡里伍林走在前邊，木林和昨天值班看守機關鎗的道布梁科夫走在後邊，他們很莊嚴地走着，前後齊，腳步井然，烈風從側面吹來，他們也不轉臉，在七百人的目光下，不由地要盡力表現整齊嚴肅。可是他們都是帶着奮激的神情。

布洛哈喊了一聲口令：「全班，立定！」幾枝步槍一齊從肩上放下了，他睜大眼睛看着我，竟忘記報告了。

我自己走到他跟前，行了個舉手禮。於是他慌忙的還了禮，按操典上的規定報告道，遵照營長的命令帶着全班隊伍來到了，他報告的口氣不很爽快。

你會問我——特別是在這樣的時刻，作這種儀式有什麼用處呢？

不錯，正是到這樣的時分，我才竭力以每個細節來指明，我們是軍隊，是戰鬥隊伍。

這一班人站成一排，遵照口令轉過來，面向全營隊伍站着。

我說道：

「戰士同志們和指揮員同志們，站在你們面前的人們，昨天，聽見有人叫了一聲

「德國人」就都跑了，而我却是下了戰鬥警號的口令：「就給！」過了一分鐘，他們醒悟過來後，就轉回來了……可是有一個人沒有轉回來，這個人就是他們的班長……他把自己的手打傷了，好從戰線上逃走。這是貪生怕死，背叛祖國的人，現在我要下令將他槍斃。看，這就是他。」

我轉過臉看着巴郎巴也夫，用指頭指着他。他看一看我，抱着最後的希望，看着我一個人。

我繼續說道：

「他愛生活，他想在空氣中，地上，活着，享樂。於是他打定主意：讓你們去死好了，而我却活着。靠剝削別人的寄生蟲才是這樣過活的。我們每個人，也許在戰鬥中不免死掉，而我們要去斃殺，但是先要消滅你這個寄生蟲！」

大家聽着我的話，一聲也不響。

七百人站在我面前，他們知道：不是每個都會留下性命的，有些人是會犧牲的，可是在這幾分鐘內，他們的精神上起了特別轉變，而我所說出的話，正是他們心中所感到的。

「不錯，在戰鬥中有人是不免犧牲的。可是戰鬥而死的戰士，是祖國所不能忘記的。他的兒女將自豪的說道：我們的父親是保衛祖國戰爭的英雄。他的孫子和重孫也都這樣說。但是難道我們一定都會犧牲的嗎？不是的。戰士去打仗不是要去死而是要殺敵

人。參加過戰鬥，盡了軍人天職，回到家以後，大家也將稱他為保衛祖國戰爭的英雄，英雄！這也聽着是何等的光榮。我們是忠實的戰士，將享受光榮的幸福，而你……（我又轉臉看着巴郎巴也夫）你將死在這裏，如牲牲口一般無聲無嗅。你的兒女將不承認你為父親。在葬埋你的坟坑上生出的荒草也以你為恥辱而悶悶不樂。」

「請你憐憫我的兒女，饒命吧！」巴郎巴也夫低聲說了一句卡查赫話。

「你還說你的兒女幹什麼？他們成了叛徒的兒女。他們將以你為恥辱，將嘴裏誰是他們的父親。你的妻室會成為營隊伍面前槍斃的貧生飢死的叛徒底寡婦。她若回憶起打定主意嫁給你的那個不幸日子，就會悲痛傷心。我們要給你家鄉寫信，告訴他們說，我們自己把你消滅了……」

「饒命吧……請你把我派去打仗……」

他又低聲說句卡查赫話。我高聲喝道：

「我們不是在卡查赫的村裏！你要說俄國話。」

他馬上就用俄國話重複說道：

「饒命吧……請你把我派去打仗……」

巴郎巴也夫說這句話的聲音不很清楚，可是覺得：大家都聽見了。

「不行！」我說道。「我們大家都要去打仗！全營的人都要去打仗！你看見我從隊伍中叫出來的這幾個戰士麼？你認得他們麼？這就是你指揮的那一班人……他們是同胞

一齊逃跑了的，可是他們轉瞬來下，他們沒有失去打仗的光榮！你從前曾以忠實兵士的資格同他們在一塊住過，用一個飯鍋吃過飯，用一件軍大衣蓋着挨肩睡過覺。他們將去打仗。布洛哈也好，卡里伍林也好，道布梁科夫也好，木林也好，他們都要去打仗，將冒着炮火槍彈去打仗。可是他們先要把你輸斃，先槍斃你這臨陣脫逃的怕死鬼！」

我發出了口令：

「全班向後轉！」

戰士們馬上面色發白，轉過去了。我覺得我的臉也發冷了。

「布洛哈班長！把叛徒的軍大衣脫下來！」

布洛哈愁眉不展，走到巴郎巴也夫跟前。我看見，巴郎巴也夫抬起了那隻沒有綁翻帶的右手，自己去解開扣子。這令我極驚愕。原來他是極貪生怕死的，現在看來，他並沒有求生的意志。他糊糊塗塗接受死刑。我想過：不可遏止的求生願望，求生熱情，難道是怕死鬼所有的麼？不是的，這是我們這些下決心作鬥爭的人所有的。我們死，就另有一種死法，我們要爲生存而鬥爭，要用子彈、手榴彈和刺刀去殺死那些想殺我們的人。

軍大衣脫掉了。布洛哈把軍大衣拋在一旁，又回到隊伍裏了。

「叛徒，向後轉！」

巴郎巴也夫最後又帶着懇求的神情看我一眼，才轉過去了。我發出了口令：

「全班，俯擊槍死鬼，祖國的叛徒，違背宣誓的人……」
全班都把步槍一齊托起來，預備開火，槍梢一點也不動。但是有一枝槍鬆動了……
木林托槍站著，噴鼻慘白，渾身發抖。

忽然間，我又太可憐巴郎巴也夫起來了。

(三)

我看見木林手中的步槍振動，就好像是對我說道：「可憐他嗎，寬恕他吧！」
這七百人還沒有經過戰鬥。還不曾於嚴厲地對付怕死鬼，他們都緊張的立等著，我馬上就要發出口令：「開火！」他們也似乎是請求道：「不要這樣辦，寬恕他吧！」

瞬息間，風也忽然靜止了，空氣死沉沉的，就像是好嗎我更清楚地聽見這種騾然的
騾聲似的。

我又看見了卡里伍林底露大脊背，他高出別人一頭，等候發出口令，他是卡查赫人，站着用輪睡着一個卡查赫人，在幾點鐘前這個卡查赫人還是他最親的朋友。看着卡里伍林，看着他的脊背，也好像是對我說：「不要發口令，寬恕他吧！」

我回想起來巴郎巴也夫底一切長處：想起他活像一個槍匠，何等仔細靈巧地裝卸機關槍的情形，想起我會暗中引以自豪的想道：我們卡查赫人，也正在成爲通曉機械的人

「我不是提議。我是人。我於是叫了一聲：

「停止！」

隨筆預備放的步槍好像不是放下，而是像重錘一般落下了。於是心中就鬆了。

「巴耶巴也夫！」我叫了一聲。

他轉過頭來望着，兩隻眼睛帶着將信將疑而已都有了生機的神情。

「穿上大衣！」

「我嗎？」

「你穿上……站在班中去吧！」

他驚慌的微微地一笑，然後就歡喜了，雙手抓起大衣來，一面走，一面穿，毛邊裏有伸到袖中，就跑到班裏去了。

木林，戴着眼鏡的良善木林，就是他手中的槍振動了，他把那隻垂下了的手腕一轉動，暗暗地作個手勢叫巴耶巴也夫：「來站到一塊兒！」——然後又親熱地用肩膀碰他一下。巴耶巴也夫又成了戰士，又成了同志。

我走到他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現在你還喘氣麼？」

他搖一搖頭，又笑了一笑。他跟前的人都微笑了。大家都覺得輕快了……

大概，你也會覺得輕快吧？讀這本小說的人，讀到發出「停止！」口令時，大概，

也會輕快地吁一口氣吧。

可是，這並不是實在的情形。這只是我的想像，這乃是幻想的一閃。實際情形並不是這樣的。

……當我看見木林手中的步槍振動時，我喊道：

「木林，你在發抖麼？」

他身子一動，站直了，緊緊地抓著槍托，手拿穩了。

我又重複了口令：

「聖班臨準怕死鬼，祖國的叛徒，違背宣誓的人……開火！」

怕死鬼被槍斃了。

審判我吧！

先前，我的父親是過游牧生活的。有一次在沙漠上，有毒的野蜘蛛咬了他一口。在沙漠上只有他一個人，他跟前沒有別人，只有一個駱駝。這個蜘蛛底毒是定要致命的。

父親掏出一把刀來，把他身上被蜘蛛咬的那一肉割掉了。

我現在就是這樣作的，用刀子從自己身上割下一塊肉來。

我不是猛獸，我是人。一切人情都向我喊道：「不用這樣，可憐他，寬恕他吧！」

可是，我竟沒有寬恕。

我是指揮官，我是父親。我把一個兒子打死了，可是在我面前站著七百個兒子。我

總管用鮮血令他們記着：對叛徒始終是不會寬恕的。

當時，我還沒有加入黨，可是我已是那些認爲自己是非黨的波爾什維克的人中之一

我告訴你說：若是我們不克服憐憫心，若是我們沒有勇氣用刀子把身上中毒的那一塊肉割掉，那我們就要遭受可恥的失敗，就要受子孫的咒罵。

我要使每個戰士知道：你若怕死，你若叛變，那就不會寬恕你，就是真想寬恕也是不行的。

請你把這一點記下來：——讓穿軍大衣的人或是準備穿軍大衣的人都讀一下吧。讓他們知道：也許你以前爲人很好，也許以前大家都喜愛你，誇獎你，可是不管你爲真惡還是假惡，爲壞還是好，這是你生來就有的，若是真惡，那就要受罪，那就要受刑。

不是要死，而是要活！

(一)

翌日早晨，我又去巡視陣地。

戰士們如同昨天一樣，仍在掘戰壕。

可是他們都不快樂。什麼地方也聽不見笑聲，也看不見笑容。

我到那裏，看見一個戰士用細木料掩蓋自己的戰壕，上邊蓋上沙土。

「你幹什麼？」

「營長同志，我蓋戰壕。」

「上邊蓋的是什麼？」

「營長同志，木料。」

「你上來，我馬上給你看看，這是什麼木料。」

這個紅軍戰士跳了出來，我把手槍拿出來，照着戰壕上蓋的細木料射了幾顆子彈。

你跳下去！看看打穿了沒有！」

過了半分鐘，他很恭順地說道：

「營長同志，打罕了。」

「究竟你蓋的是什麼？這是看菜園的等細麼？你到那裏是爲的避陽光麼？你爲什麼不炸聲呢？」

這個紅軍戰士不痛快地說道：

「什麼地方都可遇到它……」

「它是誰？」

他沒有回答，可是我明白，他所想的是死亡。這顆思想壓在人們的心上。它如沈沈的濃雲一般懸在全營人的頭上。

我問道：

「你怎樣哪。你不想活了嗎？」

「營長同志……我想……」

那你就把這些棍子丟掉，拋到一邊好了。把電線桿那縷縷的木料放上，放上五層，若是砲彈打來，也打不穿……

這個紅軍兵士猶疑地看著戰場，又看看樹林：在樹林深處，要麼樹供倒，從那裏把

木料拿來。

「也許，砲彈打不到這裏來，」他說道。

「也許」這句話在這裏也常說，——不僅俄國人會說，而且卡查赫人也會說這個難以除掉的「也許」。

「快把土弄掉！」我喝道。「如果你不放上五層粗木料，我還是要叫你弄掉。這個戰士嘆了一口氣，拿起鐵線來除掉上邊蓋的土。

有幾排人按照課程表，在那一天舉行實彈射擊。在河對岸敵人能以出現的地方，安置下了靶子，距離遠近不等，靶上邊畫着法爾斯特，有半身的，也有全身的。

我想叫每個戰士都學會從自己的戰壕裏，從自己的地窖裏向外射擊；我想叫把前邊的全部地方都試射一番。

打靶的有機關槍，也有步槍。我走到戰壕裏，指導戰士們射擊。

「沒有打中！要想想爲什麼？是標尺定得不對，或是拿槍拿得不好？要看看標尺……再來射一次……」

最後，這個戰士又打了三槍，兩個子彈打中了畫成的法爾斯特底狗臉。這個成績並不壞，兵士得到這樣的成績是難以不現出自豪神情的。

可是這天內，我只聽見過一次笑聲。

波仔沙蒂夫政治指導員同戰士們談話時笑了。我馬上就看出來了：這是良善的波仔沙蒂夫強硬表示的快樂。

「你在爲什麼？」我走上前去問道。

波仔沙諾夫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營長同志，我在講我怎樣不害怕了……」

「你說，怎樣？」

「營長同志，我們卡查赫有句老成語：『看過敵人血，再見敵人不膽怯』，你還記得不？你聽我說……」

我知道，波仔沙諾夫參加過蘇芬戰爭，親自經過肉搏。他少停一下，又繼續說道：

「營長同志，這段故事，我還沒有給你講過，但是，我第一次用刺刀刺着敵人時，我害怕得竟閉上了眼睛……然後，把刺刀拔出來，我也不管它惡污，用舌頭把刺刀舔乾淨……」

「然後怎樣？」

「然後就不害怕了……」

他還使人發笑，所以又笑一笑。

(一一)

我又在想。

我沿七公里長的陣線巡視時，天晚回到掩蔽部裏時，吃中飯時，在營部裏辦公時，夜裏躺下時，我想了又想。

本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昨天，在隊伍面前，營務部個個貪生怕死、臨陣說謊的叛徒時，我是否由於這些槍聲打死了求生的偉大力量呢，是否擊碎了生存自衛的偉大本能呢？

我想起了，我讀過一篇文章，在上邊說道：「人在戰鬥中，他心中有兩種力量存在互相鬥爭：責任心與生存自衛的本能的鬥爭。第三種力量，紀律參加到這個鬥爭中，責任心就會戰勝。」

這對不對呢？我們的將軍依萬·瓦西里也維赤·潘菲洛夫關於這一點有另外的說法。還是在阿爾瑪。阿達駐紮時。有一晚上談話時（現在請你不要打岔，然後我把全部的話都告訴你聽）潘菲洛夫說道：「兵士赴戰場，不是要死，而是要活！」

我很喜歡這句話，有時我重複着它。現在準備着第一次戰鬥，想着本營隊伍負着在莫斯科近郊鬥爭的一部份任務，我想起了潘菲洛夫的話。昨天，在我聽下營：「喀準叛徒開火！」之前，我也想起了這句話。

難道，求生的意志，保護生命的本能（生物所固有的偉大原始推動力）只是表現在逃跑嗎？

當動物鬥爭、撕打、爪抓、口咬時，在拚命搏鬥、自衛和進攻時，難道這種求生本能不太發作嗎，不激烈地發動嗎？

不是的，在這次爲我國家我們大家每人的前途而進行的空前戰爭中，不可消滅的生

存自衛本能，不應該成爲我們的敵人而應該成爲我們的朋友。

(三)

在規定的時間，在各連中都進行談話或是讀報。

我決定在這個時候到各分隊中去聽一聽，政治指導員們給戰士們講些什麼話。

在第一連中進行政治課的是道爾吉亞政治指導員。戰士們拿着自己的步槍，成羣坐在戰壕附近的露天地上，下了一點小雪。在蒼翠的松針上掛了一層初降的雪花。寂靜無聲，但是每個人都現出特別小心的神情，望着遠方。每個人都等着：從那邊將發出那種他們還只是聽說過的轟鳴，嗚叫聲、槍聲和砲彈將飛過來，坦克將沿着田野射擊着前來；穿綠軍大衣的人們，——就是要來殺我們的那些人們，將從森林中出現，一趨一伏地跑向前來。

我不知道，你是否還繼續着這自然界？

道爾吉亞正在講話，有時看看手中拿的演詞綱領。他說的話是公正的，這是神聖的真理。我聽見他說道，德國法西斯主義背信義，侵犯我們祖國；敵人威脅着莫斯科；如果有必要的時候，祖國將會要求我們去犧牲，但是不要放過敵人；我們是紅軍戰士，應當負責衛護，不要吝惜自己最寶貴的性命。

機靈的戰士們，他們從森林中出現，有的垂頭，有的舉着旗，那是無窮的打擊，殺

有精神。

這爾吉亞政務指導員，他總怎樣不覺心懸你懸呢？他覺得：這兒在戰時，是黨員的幻想家道爾吉亞自己也覺得有些苦惱。他不是本營的客人。他也如同那些聽他講話的人一樣，將要生平第一次去打仗。

也許，就在一兩天內，他就要心中跳動着，冒着砲火，從一個戰壕跑到另一戰壕的，會看見身邊的士近同砲彈，轟隆一聲飛騰起來。他要在這種情況下，而不是在寂靜的露天中，去與戰士們談話。

後來，我常常在這種時光看見他，他也有自己的笑容，也會說自己的而不是寫在報紙上的話。

但是，在那一天，他如同大家一樣，感覺到有一種極重要的事件。他不能或者不，把這種感覺傳到戰士們的心中。他重複道：「祖國要求」，「祖國命令」……當他講到：「死守到底」，「寧死不退」的時候，能聽出，他是吐出了自己的心情和決心，但是

道爾吉亞政治指導員，你為什麼要講這些現成的句子呢？要知道，不僅鋼鐵可以消磨，而詞句，甚至是最神聖的詞句也是會消磨的，就如同消磨掉牙齒的齒輪一樣，如果不把它重新磨利，它就只會轉動而不起作用。

你為什麼總是重複道：「死呀，死呀」呢？現在是需要說這個的麼？大概你是想著

：戰爭底無情真理就在這裏，需要看見這個真理，不要把它躲避不看，要接受它並使人領會它。

不然。道爾吉亞，不在這裏，戰爭底無情真理並不在這裏。

(四)

我等着道爾吉亞講完。然後，我叫起了一個紅軍戰士。

「你知道，什麼是祖國麼？」

「營長同志，我知道。」

「好，你說說吧，……」

「祖國就是我們蘇聯，我們的領土。」

「坐下吧。」

我又問另一個：

「你又怎樣回答呢？」

「祖國就是……就是我生長的地方。比方說……是……地方……」

「坐下吧。而你呢？」我又問第三個。

「祖國嗎？這就是我們的蘇維埃政府……這是……比方，拿莫斯科來說吧！……我

們現在就是保護它的。我沒有到過那裏……我沒有見過它，可是，這是祖國……」

「你說，你沒有看見過祖國？」

他沒有作聲。

「那麼，究竟什麼是祖國呢？」

他們說道：「請你解釋解釋吧！」

「好吧，我來解釋，……你想活著麼？」

「我想。」

「你呢？」

「我想。」

「你呢？」

「誰不想活著，誰舉起手來。」

沒有一個人舉手，可是已經沒有人垂頭了，戰士們有了興趣。他們在這幾天內屢次聽見：「死亡」，而我却說起了活的問題。

「大家都想活著麼？好吧。你去捉一個蚊子來，問問牠：『你想活著麼？』一粒嗡嗡地叫道：『我想。』」蚊子，你想活著，你怎樣辦呢？……我吸血。『你這個戰士，你想活著，你又怎樣辦呢？』

這個紅軍兵士不作聲。我向他問道：

「你結婚了麼？」

「是呀。」

「你愛老婆麼？」

他有些不好意思。

「你說，你愛不愛？」

「若是不愛，就不會結婚……」

「不錯。有小孩麼？」

「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有房屋麼？」

「有。」

「好不好？」

「我看不壞……」

「你想回家去，看看老婆，抱抱小孩麼？」

「現在談不到回家，要打仗。」

「打完仗，你不想回家呢？」

「誰不想呢……」

「不，你不想！」

「我怎樣不想呢？」

「能回家或是不能回家，完全靠你自己。這都在你的手心裏。你想去甚麼？那你就去打殺那個要來殺你的人。爲要在戰鬥中保存生命，打完仗，回家去，你幹了什麼呢？你打槍的準頭好麼？」

「不好……」

「你看……這就是說，你打不死德寇。他會把你打死。你就不能活着回家了。你別躍前進，好不好？」

「馬馬虎虎……」

「你爬得好不好？」

「不好……」

「你看……德寇會射中你的。你怎樣說，你想活着呢？你拋手榴彈拋的好麼？掩蔽得好麼？挖戰壕挖得好麼？」

「我挖得好。」

「撒謊！你挖戰壕時有些偷懶。我幾次叫你拆掉了木料呢？」

「一次……」

「既然這樣，你還說，你想活着麼？我們問了蚊子：『你想活着，你怎樣辦呢？』」
 蚊子答道：「我吸血。」你這個戰士，你想活着，你怎樣辦呢？你說呀！總不說麼？不，你是不想活的！同志們，我說的對不？他不想活着！」

我已經看見他們在微笑，有些人心中已輕快了些。但是，這個紅軍戰士說道：

「營長同志，我想。」

「只是想，還不夠……要用實際來保證願望。而你只是嘴說，你想活着，實際上你是往墳墓裏鑽。我却用齒子把你從那裏往外拉。」

一陣笑聲，這是在這勝天內，我第一次聽到的從心中發出的笑聲。我繼續說道：

「我把你的戰壕上蓋的細木料弄掉，這是爲你的。要知道，我是不坐在那裏的。我罵你擦槍擦得不乾淨，這也是爲你的。要知道，我是不用你的槍去射擊的。對你的一切要求，給你的一切命令，都是爲你的。現在，明白了什麼是祖國麼？」

「營長同志，不明白。」

「祖國，這就是你！打死要來殺你的人！這是爲誰呢？這是爲你，爲你的老婆，爲你的父母，爲你的兒女！祖國，這就是你自己，你的家庭，你的老婆和兒女。但是，你又會問我，爲什麼我要爲你操心呢，爲什麼我用心叫你活着呢？因爲我也想活着。」

戰士們都在聽。道爾吉亞政治指導員在旁邊坐着，他仰起頭來看我一眼，間或雪花落到他的眼睫毛上，他眨眨眼睛。有時他也不覺微微一笑。

我講話時，也是叫他聽的。我想叫這位也如同大家一樣準備好去迎接第一次戰鬥的。道爾吉亞政治指導員相信：戰爭的無情真理不在於「去死」這句話中，而是在於「殺敵」這句話中。

就沒有說出「本能」這個名詞來，可是我向他呼籲，向他保衛生命底強大本能呼籲，我要竭力喚醒它，叫它緊張起來，好打勝仗。

「敵人前來殺你，也要殺我，」我繼續說道。「我叫你去殺他，設法殺掉他，因為我也想活着。我們每個人都要叫你去殺敵，每個人都會命令你：殺掉他，我們想活着！你也要叫你的同志去殺敵，如果你真想活着的話，你就必定要叫他去殺敵！你必定要求別人：不讓敵人殺掉，要設法殺掉敵人！祖國，這就是你；祖國，這就是我；祖國，這就是我們，就是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母親，我們的妻子和兒女。他們叫我們：活着，殺敵，也許，子彈終於會打中你，但是，你先要去殺敵！要盡量去殺滅敵人！這樣就可以保全他，他，和他的性命（我指着一個一個的戰士）——保全戰友的性命！我是你們的指揮官，我要執行我們的妻子和母親底訓告，我們人民的訓告，我想把你們帶去打仗，不是去尋死，而是求生！明白了麼？完了！連長！把隊伍分佈到火力點上去！」

（五）

發出了口令：「第一排站隊！」「第二排站隊！……」

戰士們站了起來，開跑步找到了位置，規規矩矩地整頓整頓肩膀。前後不齊的刺刀馬上就着齊了。顯然覺得，這是戰鬥的隊形，這是有紀律而聽指揮的力量。各排間的間隔都相等，絲毫沒有絲毫的鬆懈。

也許，我的話有些矯纏，但是此處，我覺得，我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大家聽沒有？

曹天寶，也沒有違背榮譽，而卻忘掉了那個束縛人心，壓制人腦的「死」字。

潘菲洛夫將軍

(一)

翌日，十月十三日，潘菲洛夫將軍到我們這裏來了。

我們事先不知道他會來，我召集來的各連長都在營部裏坐着。

還要描寫我們營部的房舍麼？請你看周圍：以前在莫斯科附近的森林那裏，我們的秘密，也如同這裏拆廢部一樣，在地下用木料築成的潮濕匣子，在裏邊不敢往牆上依靠，一靠在上邊，就黏一身膠膠。白天和夜晚都點着燈。有一大把電線分向外邊各方去

各連長在地圖上畫下設置地雷場的圖樣，地雷場應於夜間設置好。只留下諾維亞斯克村附近的一條有橋的大路，好讓車輛通行。別的通陣線去道路都要埋上地雷。

在桌上燈前鋪着一大張不光亮的圓畫紙：紙上有各色鉛筆畫成的我們防禦圖。這張圖是拉希莫夫參謀長畫的。他善會畫畫和繪圖。

我把這張圖保存起來了。你想看不？看看漂亮不，不畫漂亮，而且也難切。

這道淡綠色的曲線是廣沙河。沿岸的一條曲線是削壁。深綠色的弧線是樹林。在河那邊的一些黑點是地雷場。一些紅色的弓形，弓背向西，上邊有齒針，這是我們的防禦陣地。還有各種的符號，你看，也都是紅色的，這是步兵壕，機關槍巢，附屬於本營的反坦克炮和野砲。

你已知道，劃歸我們防守的陣地是很長的。我們延伸成「一條線」，如同後來潘菲洛夫所說那樣。甚至在那一天（十月十三日）我還想不到，當德寇要進攻莫斯科，來到「遠郊要塞」，來到我們的陣線上時，在五洛科拉木斯克公路一帶，僅僅有這一條線會擋着德寇的進路。

但是……

各連長坐在燈前，各自在地圖上記上地雷場。說着笑話，說起了不幸的十三日來。「在我看來，這是個幸運的日子，」機關槍連長克拉也夫中尉說道，「我是十三日生的，又在十三日結了婚。凡是在十三日開始的事情，總是成功，在這一天無論想什麼，總是會如願的。」

他講話的態度很特別。講得半笨半吃的，往往聽不清楚，他是開玩笑的，或是當真

的。

「比方說，你今天想要什麼？」有一個人問道。

大家都看着克拉也夫那瘦得露出粗骨頭的，上窄下寬的臉。都知道他有「說話語的



「一滴白開水，」他帶着半吐地說出來，就完了起來。

拉希莫夫參謀長進來了。他向來走得很快，一聲不響，好像不是穿着皮靴，而是穿着膠底靴子一樣。

「營長同志，你的命令，執行了，」他帶着素來鎮靜的口氣說道。

我派他帶一排騎兵，到遠處去偵察，要查明進行戰鬥的地方離我們這裏有多遠。

團部對於這一點沒有確切消息。拉希莫夫很快就轉回來了，這是料想不到的。

「查明了麼？」我問道。

「營長同志，查明白了。」

「報告吧。」

「請你看看背面報告好麼？」他拿出一張摺着的紙條來，說道。

在這張紙上寫着八個字：「鏢寇就在我們前邊」。我不禁一陣發冷。難道我們的騎

兵就來到了麼？

拉希莫夫很聰明。崗兵對他說了，在掩蔽部裏不僅只有我一個人，於是他在未進寨之前，首先在一張紙條上寫了這八個字，以免在說出這個意外消息時所露出的聲色令人

驚慌。

我不用看顏色畫的作戰圖，看見地雷場，河流，反坦克的鐵線，上邊掩蓋着四

第五層木料佔戰壕，機關槍和大砲以及穿軍大衣的人。

我用卡查赫語問道：

「你親眼看見了嗎！」

「是的，」他答道。

「在那裏？」

「離這裏有二十到二十五公里。在謝列達村和別村中間。」

「好了，」我用俄國話說道，「克拉也夫，你的願望大概要實現了。給我們送來了

很多瓶白蘭地酒。」

大家都驚疑地望望。

「還有美酒。」我繼續說道。「德寇到我們面前了。拉希莫夫，你報告一下前線

大家顯然聽着拉希莫夫報告，聽是克拉也夫吞吞吐吐地說道：

「這就好了……」

「有什麼好處呢？」有人這樣問道。

「那你说證着好麼？已經證了……」

我的證兵新琴科沒有打招呼就跑到掩蔽裏來了。

「營長同志，將軍……」他高興說道。「……」

我急忙戴上軍帽，整理整理軍衣，就跑出去迎接。

此別門已敞開了。師長潘菲洛夫少將進來了。

(一一)

我立正報告道：

「少將同志！職營在建築防禦陣地。各連長在抄寫地雷障礙的圖樣。營長巴武爾
潘菲洛夫同志。」

潘菲洛夫同志道：

「發生非常事情了麼？」

「知道了，」——我這樣想道。我答道：

「將軍同志，是的。一個貪生怕死的人，打傷了自己的手，營隊在前面聽他槍斃了。」

「爲什麼不交法庭呢？」

我心中一慌，開始解釋。我說道，若是在別種情形下，我就把他交法庭了。可是在這一次，必須馬上辦理，所以我就負起了這個責任。潘菲洛夫沒有打斷我的話。

我第一次看見他穿着半身皮襖。皮襖是白鞣皮子作成的，有一點樟樹皮油氣味，他穿着不合身，有些寬大，可是已經穿得發酸了，斜掛着武裝帶，現出胸膛回着，有些駢

背。他，低着頭望着地聽着。我覺到，他是不會批准我的報告的。

「你親手把他槍斃了麼？」他問道。

「將軍同志，不是的……是他領導過的那一班人把他槍斃的。是我下的命令……」
赫菲洛夫抬起頭來了。

他那一對丹鳳眼睛上邊的濃黑的臥蠶眉一皺。

「辦理的正確，」他說過，他稍微思索一下，然後重複說道：「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辦理的正確。你寫一個報告好了。」

大概，此刻，他才看見了，大家都在周圍站着。

「同志們，請坐，」他一面說，一面解下皮帶，脫下了半身皮襖。

他穿着帶有淺綠色的五角星領章的呢子制服，更現出駝背來了。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們這裏有些冷吧？為什麼不燒火呢？大概，連熱茶也沒有吧？」

他走到鐵爐子跟前，摸一摸發涼的煙筒，看一看爐子，好像尋找什麼東西。他看見了一把斧子，就把它拿起來，蹲下去，拿着一根木柴，輕輕地準確地劈起來了。

拉着莫夫跑到了他跟前。

「將軍同志，讓我來幹……」

「不用，我喜歡幹這個……」
「下次，自然，要自己關心你們的長官了。」

的辦法。

這是這樣的——他常常不直接指出別人的缺點來，而善用這種

的辦法。我向來也沒有見過有人像潘菲洛夫這樣往爐子裏放木柴的。他先把大一塊的木柴

劈手中，試試輕重。他有一次放進了一根木柴，猶豫了一下，又抽出來了。

我不知道，也許，你覺得，將軍對於燒火的小事，也是不應該猶疑的，可是，潘菲洛夫把木柴放好，放進一些樺樹皮，擦着火柴，火爐子馬上就舉舉刺刺的燒起來了。他在火爐旁邊坐了一刻。微紅的火光照着他那五十歲人的雖有皺紋而尚有精神的

容。

『你看，』他站起來說道，『這樣就快活了……真極什。烏雷同志，你寫好了沒有？』

『將軍同志，我寫好了。』

我把簡短的報告遞給他。潘菲洛夫在燈前看了報告，把它放在桌上，拿起筆來，吸了一口氣，在上邊寫道：『照准。』

(三)

在上邊已經說過，在桌子上放着一張發得很漂亮的我們防禦地的圖樣。潘菲洛夫把報告推到一邊，對着這個圖樣望了半天。

「看來，關閉得不錯，」他說道。

「真梅什·烏雷同志，停一會，我同你去走一聽。到當地上去看看這種情形……」

他又向各連長說道：

「同志們，你們知道情況麼？」

潘菲洛夫從軍用皮包裏拿出了一張地圖，這張地圖已經舊了，打折的地方已經廢壞了，把它伸開，放在那張圖樣上邊。

「同志們，請靠近前邊來，」他說道：「敵人突破了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

他指出了維亞茲瑪附近的幾個地方，他看看大家的臉色，是否都看見了，是否都明白了，又繼續說道：

「我軍在蓋乍梯斯克和斯契維克一帶撕殺……這就是主要的抵抗點。」

他拿一枝鉛筆，用沒有削的那一頭在地圖上的各處，輕輕地畫了幾個不規矩的圓圈。然後，又看看那些聽他講話的人。

「你們，也許，想到，」他把鉛筆放下說道，「在這幾天內，經過我們這裏，走過去的一軍人們就是我們的軍隊麼？」

他微微一笑，兩眼角上起了一些鷄腳一般的皺紋。誰也沒有點頭承認，只有克拉夫夫點點頭。

「說實話，想過沒有？」

誰也沒有回答。潘菲洛夫說出了懸在人們心上的重担。

「不是的，同志們。軍隊正在打仗。如果，我們的戰鬥部隊沒有同德寇研戰，他們能會讓我們在這裏證這樣久麼？現在敵人來到我們的陣營前邊了，可是他們的力量不大……我們的軍隊正在管制他們，在他們的後方撕殺。本師的防綫延伸得太長了，但是……」

潘菲洛夫停了一下。

「有幾個反坦克的砲兵團撥給本師了。我不告訴你們數目。這是總司令部底大砲。」潘菲洛夫又拿起鉛筆，又拿起那個地圖來了。他頭上的短髮，黑白相間，他低下頭去，隨着眼睛皺着風上的符號，好像是用心看什麼不清楚的東西似的。

「現在的任務是什麼呢？」他好像是問自己似的，低聲說道，「任務就是要在德寇行主攻的地方，用這些大砲去迎擊他們。如果在這裏遇到主攻，總司令部底大砲到這裏來，各位連長同志，你們可以把這話轉告戰士們……可是……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要多少功夫，能把全營隊伍集合起來呢？」

「將軍同志，是採用緊急集合辦法麼！」

「不，什麼要採用緊急集合辦法？有一點鐘夠不夠？」

「夠了，將軍同志……」

潘菲洛夫先前對我們這裏來的時候，照例，在檢閱隊伍之後，要同本營隊伍作談話。可是，現在他把錶拿出來，用大姆指擦擦玻璃，想一息，說道：

「莫羅什。烏雷同志，不必集合營底隊伍了。我不能檢閱了，」他指著餘說道，「是個小主人不許可。各位連長同志，我們就要開始作戰……德寇要鑽過來，我們就把他們消滅。再要鑽過來，再把他們消滅……我們要消磨他們。」

潘菲洛夫站了起來，大家馬上也站起來了。

「消磨……」

潘菲洛夫又把斯大林說出來的這句話重複了一遍，好像是聽聽，這話是否好聽，他說了，微微一笑。

「你們明白了麼？」

潘菲洛夫幾乎常常在講完話以後，總是看着那些聽他講話的人，露出這樣的問題。「可是現在……現在喝杯茶，倒還不錯。營長同志，好像，我已經暗暗指示過了。」

我叫道：

「新琴科！拿火壺來！跑步！」

「哦，你們連火壺都有了嗎？營長同志，看來你懂得一些軍事了……」大家都笑了。潘菲洛夫表現出一種自然的相信神情。

他叫各連長走了之後，就把自己的地圖拼疊起來放在軍用皮包裹。在桌上又展開了我們的紅紅綠綠美麗的防禦圖樣。

潘菲洛夫又都選張開燈看了兩三分鐘而沒亮作爲。

(四)

新琴科拿着冒蒸氣的火壺跑過來了。

「慢些，慢些，」潘菲洛夫說道，「爲什麼拿着火壺跑呢？」

「將軍同志，因爲是打仗的時候，」新琴科胆怯的答道。

「爲的是跑嗎？」

新琴科靈巧地把火壺放下來了。

「將軍同志，我不是瞎跑的。是有計算的。」

潘菲洛夫聽了很喜歡。

「很好，很好」。他說道。「但是，同志們，現在打仗，我們不該祇有一種計算。

「將軍同志，要怎樣計算呢？」

「要有三種計算，」潘菲洛夫答道。「你們沒有經驗茶壺？」

潘菲洛夫，在中亞細亞住了很久，在那裏喝這種茶壺，喝慣了。

「將軍同志，沒有。」

「可惜……」

「莫梅什，烏雷同志，不要把這張圖樣收拾起來。」潘菲洛夫說道，「我們來一頁看看……莫梅什，烏雷同志，你爲什麼有些不高興呢？」

潘菲洛夫是很溫和地發問，而我聽了却幾乎要跌倒了，他發出了這個問題，就好像是給了我一個極大的打擊。要知道，昨天我才向戰士們發了這個問題。難道，他眼中的我，竟成昨天我眼中的戰士了嗎？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爲什麼抗拒不安呢？不用站起來……坐下，請坐下……」

「將軍同志，你看……」我自己聽出了我不自信的聲調，真覺得不好意思，因爲我自己正在打消別人這種不自信的情緒。「將軍同志，請你告訴我，我們這一營人要應當防守這七公里陣綫嗎？」

「不是的……」

潘菲洛夫沈默了一會，兩隻眼睛一睜縫，微微一笑。

「不是的……今天我要把你們團裏的一連人撤去……然後也許，再撤別的連……」梅什，烏雷同志，那末，你們還要多防守一個公里……」

「還有一公里嗎？」

「莫梅什，烏雷同志，那你說怎樣辦呢？你出個主意吧……」

潘菲洛夫說這話，一點也不是開玩笑的，他如素來那樣很生動的，邊發覺子，邊發

我跟前來，好像是，我這能上尉真正能夠給將軍出什麼主意似的。

「你說怎樣辦呢？」他又問了一遍。「你知道我們只有一條路。突破這裏總是不難的……有些地方是不免突破的……一定是要突破的……然後又怎樣辦呢？」

他帶着好奇的神情看着我，等待我回答。我沒有作聲。

「就是因為這個「然後」，我正要撤退幾個人……你以為我不小心嗎？」

他這樣發問，聽好但是我們說了他不小心似的。我聽了，沒有作聲。

「莫梅什。烏雷同志，現在只是小心不夠。現在需要……」他又佯皮的瞇縫着眼睛說，「三倍加小心……這樣，我想着，我們才能於一月之內從這裏直到瓦洛科拉本斯庫一帶阻擋住敵人……」

「直到瓦洛科拉本斯克？將軍同志，是要退却嗎？」

「我想着，踏在一個地方是不成的。要隨機應變，敵人在什麼地方突破，就派我們的軍隊到那裏去迎擊他們。你明白了嗎？」

「將軍同志，明白了。」

將軍站起來，走到火壺跟前，向小茶壺中倒上一些開水，又把小茶壺放在火壺的圓筒罩上，轉過來了。

他沒有坐下，探身看着桌上的那張圖樣，又如同第一次那樣看了說道。

「圖樣倒很緊密……」

可是，這並不是讚許的口氣。

「太緊密了吧，你們在這裏留下的出路不少嗎？」他拿起鉛筆來指着地雷場。「唉，潘菲洛夫，烏雷同志，你們沒有把自己關閉住嗎？」

「將軍同志，你要知道，這是在我們前邊，」我驚愕地說道。

「正是因爲在前邊……我們轉動不開，太緊密了……」

我問道：「緊密」嗎？我們有七公里長的防綫，還緊密嗎？他說的是那裏的話，潘菲洛夫用鉛筆在地雷場中輕輕地畫了幾個出口。我還是不明白這是幹什麼？

潘菲洛夫用黑鉛筆（其他顏色的鉛筆，他是不喜歡的）在我們這張畫得很漂亮的防綫圖樣上輕輕一掃，畫了一個箭頭，向前伸進到德寇的陣地中去。

我莫明其妙，他究竟要幹什麼？是要叫我們七百人防守七公里長的陣綫，還要前去進攻嗎？要叫我們去進攻集中的德國軍隊嗎？而且這又是在他說了還要撤退一連人，本營還要伸長一個多公里之後。這又是在他說了現在須要再三計算，要加三倍小心之後。這又是在他說了：「直到瓦洛科拉布斯克」之後。這真是令人莫明其妙。這難道是命令麼？

「我若是處在你的地位，」他在那個箭頭上輕輕畫些綫說：「我是會這樣想的

……」他用鉛筆從箭頭的尖上畫出了一個圈，表示又轉回陣綫上來，然後又看一看我。

「要想一想才好……可是在你們這張小畫兒上，我連這種意思也沒有看出來……」

德菲洛夫把鉢拿出來看一看，又轉過火壺那邊了。

「這位先生也須要注意的……我們來喝一杯茶，然後走出來看吧……」
「將軍同志，你今天夜裏睡在我們這裏嗎？」新琴科問道。

「不，同志……現在那有睡覺的功夫呢，現在黑夜也要當成白天過……」
他微微一笑，把小茶壺拿下來，掀開壺蓋開了開說道：

「真是好茶……」

他遞給我一杯茶，俏皮地看我一眼。

「你要知道，今天我們的小小節日……今天，我們的師團成立已三個月了……」
「應該好好的慶祝一下才是，但是……這以後還有功夫……莫梅什。烏雷同志，今天爲
我們整整三個月前第一次相會的日子……你還記得那時候你雄壯地開步走的時候嗎？」

他又微微一笑。

在三個月以前

(一)

是的，我記起了這種情形。這是在整整三個月以前的事情，就是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的事情。

那時，我在卡查赫斯坦軍事委員會當指導員。有一次我從軍事委員會的寬大院中走過。我看見，在院中有一個人，身材不高，有些駝背，穿着將軍的服裝。他跟前站着一個少校。

這位將軍面朝那一邊，兩手放在背後，兩腿稍微分開站着。我只看見他半邊臉，他的面色黑黃。他低着頭，聽一個少校講話。在高高的將軍衣領外邊露着兩隻黑黑的面龐，線條很深的鬍子。

我帶的還是砲兵銜，我的靴子根上帶着刺馬針，刺馬針不是平常的，而頂端是像手鐲的，走起來如銀鈴一般的響着——應當承認，這是我的一種嗜好。

我開正步，從這位將軍身邊走過去。走一步，叮噠響一聲。

這位將軍轉過身來，看一看我，行一個舉手禮。看見他的面貌要比他的脖子年輕一些，他口上留的是英蘭式的鬍子（是兩個方塊）看不見有白鬍子。額骨很高。一對丹鳳眼睛斜斜的像蒙古人的眼睛一樣。我想到，這是一個騎韃靼人。

我看見了他以後，覺得有什麼非常的事情。我走進房裏去同幾位同事，做起了當時覺得是乏味的工作。

我向同志們問道：「這位將軍是什麼人？他來到我們這裏幹什麼？」

他們隨我說道：「這是潘菲洛夫將軍，是基爾吉茲底軍事委員。」

我們卡查赫的軍事委員會與基爾吉茲的軍事委員會訂立的有社會主義比察條約。每年要重訂一次或兩次。大家都想到，大概，這位將軍是因為這件事情來的吧。

我有些不高興，坐在桌旁，把公事夾子拉過來，打開了。記得，那一天，我擬定了少共賽跑的計劃。自然，這是需要的，重要的（你隨意找些形容詞來形容這件事情都可以）但是……但是，我一面做這事，一面覺得怪不舒服。戰爭開始將近一月，各報都登載着一些新戰線的名稱，登載着敵人新佔去的城市名字，而我這個紅軍上尉，坐在阿爾瑪·阿塔，離戰線三千公里之遠，擬定少共賽跑的計劃。

巴武爾章！這不是事，不是事！

屋門敞開了，那位將軍走了進來，兩個少校跟在他後邊。我們都站了起來。

「坐下，坐下，」將軍說道。「你們好麼……」

我們給他道了好之後，就坐下了。

「那一位是莫梅什。烏雷上尉？」將軍問道。

這是怎樣一回事？他爲什麼問起我來呢？我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站了起來。將軍微微一笑。他的嘴唇很厚，一個像俄國人那樣的圓鼻子長在兩個像蒙古人那樣的高額骨中間。

「坐下，莫梅什。烏雷同志，坐下……」

他說話的聲音不高，稍有些頓。他走到我跟前，把椅子一拉，坐下了，取下了帶紅緞的將軍帽子，放在桌上。頭上的短髮大半都蒼白了。

他的姿勢，面色，言談舉動都絲毫不帶命令的神氣。只有他那一對孤獨眉，却與其他部分不同。眉毛也如同鬍子一樣，還沒有發白。

「我們認識認識吧，」他說道，「我叫潘菲洛夫。彼漢。瓦西里也維赤。您是否知道，蘇聯的運送，在阿爾瑪，阿塔，聖新羅一縣野營？」

「我不知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我們暫時住在紅軍會館裏。請你把事情交代好，就到我們那裏去。」

他站了起來，向大家點點頭，就向外走。他的脚步很輕快，看不出是上崗數的人。他走到門口時又站下了，轉過身來，把錶拿出來，看看，用大手指頭擦擦錶鏡子。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辦交代，需要多少時間？」

「要不了多少功夫。過兩點鐘，就可以去報到。」

他想了一想。

「不必着急。你有老婆沒有？」

「是的。」

「那末……今天你回家去看看家眷，明天十二點鐘再來見我了。」

他總算裝起來，走出去了。

(三)

第二天十二點五十五分，我繞走到紅軍會館門前的廣大的台階上了。門口沒有崗兵。我走進門裏，也沒有看見軍人。看來，新編的師團還沒有司令部。

一個掃地的女子指給我，將要住的屋子。

我敲一敲門，聽見一個熟識的稍有點隨的聲音，我推門走過去了。

一位短小，有些駝背，聳着肩膀的將軍坐在一張大辦公室桌旁，在看什麼文件。以後幾次會見潘菲洛夫，可是，僅是這一次，我看見他在看文件。以後，他在莫斯科近郊，處處常攜帶的惟一文件，就是一張軍用地圖。

當時也有一張地圖在他面前擺着。我一看就知道，這是阿爾瑪·阿塔城郊一覽圖。在這張圖上邊放着一隻從一條小皮帶上解下來的懷錶。

潘菲洛夫將軍，看看錶，馬上站起來，把大圈椅一推，離開了桌子。他那種與歲數不相當的生動精神又使我不勝驚愕。看來他是高興，他找到擺脫文件的緣由了。

我們站着談話。潘菲洛夫時而跳着方步，時而站在我跟前。把雙手放在背後，兩腳微微分開站着。我以後才知道了，這是他的老習慣。

「莫梅什。烏言同志，」他開始說道，「師團還沒有編成。既沒有司令部，也沒有糧和營。既然這樣，你就沒有什麼可以指揮的。可是這一切都是會有的，我們正要將這一切都編制起來。暫時，請你幫助我辦事好了。我想同你商議商議……你以為怎樣，我們可以從那裏快快的得到鍋灶呢？」

大概，我顯出了驚愕的神色，於是潘菲洛夫就解釋道：

「要知道，我們對師團是如同對自願師一樣的。是不在計劃中編制的。不能指望領到

新的東西，我們也不去講求這些。」

我說道：「阿爾瑪，阿瑪合作社在本校裏有很多小作坊。」

「誰在這裏領導這些作坊呢？」他生動地問道。「你認得他麼？他是什麼人？」

他在發問題和聽回答的時候都帶着好奇的神情。我答了很多別的大半都是這稀奇怪的問題，而且我深深發生一種印象，覺得潘菲洛夫所注意的事情，似乎都是將軍所不應該注意的。

但是，他大概是另有一種想法。最後，交給我一張紙，命令我說：

「這張紙上寫着房子的地址，」他說道，「這些房子是撥給我用作編制處用的。要去檢查一下這些房子是否都適用。看看在院子裏，可不可以操演。有沒有廚房。爐子和燒開水的傢具。」

潘菲洛夫把這張單子交給我，看着我的面色問道：

「你明白了嗎？」

「將軍同志，明白了。」

他拿給我看。

「你要多少時間，才能把這些事情辦完呢？」

「將軍同志，到晚上就可以辦妥。」

他那一對鳳凰眉一皺，就豎起來了。

「到晚上，這是怎樣講呢？」

「將軍同志，到晚上六點鐘。」

他想了一想。

「到六點鐘……不……等到七點鐘來向我報告辦理完結的情形吧。」

(四)

一天一天度過了，我執行了將軍給我的零碎任務。在這些日子，新師團就編制起來了，各指揮官都相繼來到了。

當日晚上，我在司令官值日。潘菲洛夫辦公直辦到後半夜。他不僅在莫斯科附近，在戰線上，每天總是睡覺很少，只睡四五個鐘頭，就是在阿爾瑪·阿塔也是這樣。他經常不是叫這個軍官，就是叫那個軍官。

新師團編制起來了。放了暑假的學校校舍成了我們的編制處。在這幾天內，應徵來入伍的人們，從城裏和近郊的集體農莊中，背着行囊或拿着箱子相繼來到這裏。他們大半都不是青年人，在三十歲到三十五歲左右，大半都是沒有在軍隊中服過務的。卡查赫斯坦和記這些在軍事委員會的名冊上是「非戰鬥部份」的人們派到前線在計劃以外新編制的，如同自願軍的團裏來了。

此間，他們「將軍的潘菲洛夫戰士」已經睡覺了。其後，在我們這裏，在大砲房中

也沉靜了。

門裏的一響。只聽到在走廊裏有腳步聲。我聽出來這是將軍走路的腳步聲。站了起來，整理整理衣服。他向着敞開的門裏看一看。

「莫梅什。烏雷同志，是在這裏嗎？值日嗎？」

潘菲洛夫拿着一條手巾走着，沒有穿將軍的上衣，從白襯衣下露着黑黃色的胸膛。面色有些發乏。

他看一看我，走了進來，把手巾放下來。屋裏有很多煙氣。潘菲洛夫打開窗戶，坐在窗戶台上。

「莫梅什。烏雷同志，我在替你打算。」他說道。「莫梅什。烏雷同志，指揮一營人是不容易的事體……」潘菲洛夫就好像繼續說着早已開始的談話似的說道，你研究過普通戰術嗎？讀過關於這個問題的某些書籍嗎？」

我向他說了，我讀過的一些書。

「是的，指揮一營人，對於你是不容易的，」潘菲洛夫重複說道。

「這是可能的！」我驕然說道。「可是，將軍同志，我真是懷疑，是會光榮犧牲的。」

「同全營人一塊嗎？」

「同全營人一塊。」

潘菲洛夫忽然笑了。

「謝謝這樣的指揮官……不對，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能夠統率一營人打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仗，並能保存這一營人。這樣，兵士們才會感謝你的。」

他從窗戶台上起來，同我坐在一張漆布製成的沙發椅上。

「莫梅什。烏雷同志，我自己也是一個兵士……兵士是不願意死的……他去打仗，不是要死，而是要活著。他也想要這樣的指揮官……你說的倒是容易：『門全營人一塊犧牲』……莫梅什。烏雷同志，在一營中有七百人……我怎樣能夠把他們信託給你呢？」

我沒有作聲。潘菲洛夫看着我，也不作聲了。最後，他又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怎樣說呢？你能帶他們去打仗，不叫他們死，而叫他們活著嗎？」

「將軍同志，我能。」

「噢，這才是兵士底回答哩。你知道爲此要怎樣辦呢？」

「將軍同志，對不起，請你說說吧……」

「你很清楚……你很聰明……莫梅什。烏雷同志，第一，就須要選個……」

潘菲洛夫忽然笑了。他從窗戶台上起來，同我坐在一張漆布製成的沙發椅上。他看着我，也不作聲了。最後，他又說道：「莫梅什。烏雷同志，你怎樣說呢？你能帶他們去打仗，不叫他們死，而叫他們活著嗎？」

似乎是最好的人，怎樣管理部隊的情形。

「發覺人說不聽話。有一次我看見了，——那時候是四點鐘，我說，他怎麼去了？他每接見人時總是說『請坐，請坐』，所以這次他來見潘菲洛夫，沒有得到許可，他就坐下了。」

「站起來！」潘菲洛夫厲聲說道，「出去。到門外邊去想一想，再進來。」

不久我就看出來了，他無論辦什麼事情，都離不了一個固定的幫手，這就是那個小小的準確機械，——僕人。

潘菲洛夫總是問道：

「你辦這件事須要多少時間？」

他聽了回答之後，照例要思索一下。然後才決定時間。有時候把要求的時間縮短，可是大半都是延長，並且他向來總是不忘記檢查是否遵照了這個規定的時間。

我曾親眼看見過，他責備一個沒有按時間執行任務的指揮官的情形。

「你是不誠實的，不守紀律的工作人員。我認識你才有幾天，可是，很可惜，你已經表現出你是個懶漢。」

他那奇怪的眉頭一皺，顯得更發嚴了。他並不是大驚高喊，而只是比平常的聲音略高一點，更清楚一點，說得更沉重些。

有一件小的事情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

我遵照將軍的命令，帶着紅軍兵士去接收給我們圍圍起來的第一門迫擊砲，並轉運到軍械庫去。潘菲洛夫想看一看這門迫擊砲。

我向窗外邊一個幫助我的紅軍兵士叫道：

「到軍械庫裏去把迫擊砲拿來！快些！限你五分鐘，就要拿來！」

我轉過身來，看見潘菲洛夫閃爍着眼睛看我。這乃是一種譏笑，先前曾有一次，這種譏笑使我的臉紅過。

「莫梅什·烏雷同志？」將軍說道，「五分鐘，他是來不及的。」

潘菲洛夫再也沒有多說什麼。可是這種簡單的責備，令我很感動。

有過多少次，我不加思索就這樣叫道，「限五分鐘！」可是潘菲洛夫是加思索的。終於，到了一天，我同將軍分別，去就營長的職務去了。

可是，在就職之前，發生了一段歷史，這段歷史是值得敘述的。

「雷桑克」馬與「馬底歷史」

(一)

我常常騎着司令部的一匹馬，出外到城市各處去。這就是「雷桑克」——一匹漂亮高大的馬，很聽使喚。我到司令部一個半星期以來，教會了它一些步法。

本營已經移到德拜塔行卡爾村去了，此地離阿爾瑪。阿塔有二十五公里遠。我要坐順便的汽車到營裏去。當天起得很早，約五點鐘左右，營時在司令部裏，大家都還沒有起來，我就走到院裏了。

我想，最後一次去看看「雷桑克」。我走到馬廄裏，撫摸它一陣。我常常爲它聽使喚，不是賞它一小塊麵包，就是賞它一小塊糖，它吃慣了，這次又伸着柔嫩的嘴唇到我手裏要吃的。這次沒有理由，所以就沒有給它……於是它就用前蹄踏起西班牙式的步伐來，這是我教給它的。我微微一笑，馬上備好鞍子，就把它牽出來了。

我騎在馬上，莊院中快走了幾圈，然後就跑了起來，以後就走起來了西班牙式的步法。

我已經說過了，時候很早，在院中沒有一個人。

忽然聽見——

「噢，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若覺會這樣指揮那一營人就好了。」

將軍在台階上站着。我看見他，我覺得很不好意思，馬上跳下馬來了。

「騎上吧，騎上再跑一跑。」潘菲洛夫說道，「我很歡喜看。」

他走到我跟前。

「原來你會這樣幹呀……可是在那裏，」他指着遠方說道，「你也會這樣幹嗎？」

我答道：

「將軍同志，我告訴你……有一次，就有人這樣向我說過。」

「你說，你說……很有趣味，很有趣味……你說下去……。」

可是我又後悔了。我真愛多嘴！為什麼我要說出對自己有興趣的私人歷史來就誤將

軍的時間呢？我乃設法簡單說道，「先前我當少尉時，不會提高排內的軍紀。上司處罰

了我，然後把我叫了去，給我說了一些很長的管馬的方法。這話就發生了效力。」

「不對，你要詳細說說……他給你說了什麼？」潘菲洛夫問道。

「他說了騎士的本領。他說，騎士可以騎在馬上叫馬前蹄抬起來，還可以走西班牙

式的步伐，又可以跳舞……然後又講了管馬的方法。第一就是用頸繩，頸繩有帶嚼子鈎

和不帶嚼子鈎的。」

「說下去，說下去……很有趣……」

「他說，騎士向來是不動手的，甚至連手腕也不動……只有狡猾的人才扯馬的。還有其他等等這類的话。」

「不對，不對……再說下去。還說了什麼？」

大概，潘菲洛夫對於這件事太有興趣了。他微笑着，眼角上的皺紋顫動。

「還講了一些別的管馬方法……在馬背上前後移動坐的地方，令人看不出來。講了騎士的脚。單是用刺馬針的方法就有二十種，直刺，斜刺及其他等等……但是好騎士是很少用刺馬針的。他只用腿肚子碰馬一下，馬就懂得了。但是怎樣才能達到這種地步呢？」

「你說，你說……怎樣才能達到這種地步呢？」

潘菲洛夫很高興，所以我也喜歡起來了。於是我就說得津津有味了。

「那末，怎樣才能使馬完全聽騎士使用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堅持到底。它若不聽使喚。那就要罰它，總不要放鬆！它聽你使喚，就獎勵它！他安安靜靜地說了這些以後，才說：「去吧」……」

「你又怎樣呢？」

「我開始沒有明白。他為什麼叫我。以後過了很久，我才明白了。」

潘菲洛夫哈哈大笑。他還沒有看見過他這樣喜歡的情形。他拿出手帕來，擦汗。

像能穿過泥濘的泥時，說道：

「真不錯，這段故事真不錯。那末，可是只有敬禮的人才批馬的。」

他笑着把「雷桑克」撫摸了一下，問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喜歡這匹馬嗎？」

「將軍同志，我很喜歡。」

「你把它牽去吧。送給你了……你把它帶到營裏去使喚吧……將來你每次騎在這匹馬上時，就請你想想這段馬的故事……你明白了嗎？」

「是，將軍同志；我定要回信！感謝將軍！」

我沒有等着坐汽車，就騎上這匹馬，到自己營裏去了。

(二)

我們已經說好了，不描寫自然風景。別人會比我們描寫的更好些。

戰爭完結以後，請你夏天到我家裏來作客，就可以看見卡查赫斯坦的風景多麼好，你就好描寫阿爾瑪。阿塔近郊，塔爾卡爾村和塔爾卡爾山間的急流河水。

我來到村莊裏找到了本營住紮的地方，這是農業大學的房子。會見了拉希莫夫參謀長，他比卡查赫人，面容消瘦，很靈活。他昨天還是農業技師，那天還穿着便衣。在他的衣服上閃爍着一枚登山家的徽章。但是我們這位登山家既不會立正也不會報營。

我同他一塊在房裏走了一通。到處滿都是人，可是只有我一個人穿着單衣。有幾人走走裏裏走來走去，有些人納着，有的在唱歌。我命令全營站隊。

大家都不會站隊，站了半天才好。

那一位登山家馬馬虎虎地隊伍看齊後，發出了「立正」的命令，却不向我報告，只是送視着我。我走到隊伍面前，問了一聲好。

我說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官銜，就通知說，我奉命担任了本營營長。當時我怎能知道，這些人既不會看齊，又不會站隊，而後來在莫斯科近郊的戰役中，竟會同潘菲洛夫師的全體將士博得了光榮呢？我怎能知道，我會親愛這些人，比任何時候親愛任何人都更熱烈呢？

當時我向他們說道：

「祖國把你們派到軍隊中來。你們現在還穿着便衣。你們昨天還各有各的職業。你們中間也有集體農民，也有經理，從今天起，你们都成了工農紅軍底戰士和下級長官。我就是你們的指揮官。我下命令，你們就要服從。我說出我的意見，你們就要執行。我故意很嚴厲地說道：

「昨天你們同你們的上司還可以爭辯，昨天你們還有權去議論上司所說的話是正或錯，他辦的事是否合法。從今天起，祖國就把你們這種權利奪去了。從今天起，對於你們，只有一個法律。這就是我的命令。祖國託我下命令，叫你們執行我的命令。軍隊

「這才能維持軍隊。想殺死那企圖奴役我們國家的敵人嗎？那就要知道，這辦法乃是爲的勝利。」

我又簡單地說到了忠實、天職和榮譽。對祖國、對自己的政府盡忠，對自己的長官忠實，就是軍人的高尚人格。

「那怕你有多大知識和本領，」我說到，「那怕你的手腕如何高明，可是如果你沒有軍人天職的覺悟，那就不要想叫我寬恕你！」

最後，我又說到榮譽。我是按自己的意思來解釋的。有兩個卡查赫的成語。一個成語說：「鬼子騎見草響，怕個死；英雄爲了榮譽，而犧牲。」另一個成語只有六個字：「光榮重於生命。」我用卡查赫話說了這兩個成語；然後又翻譯成俄國話。在本營中卡查赫人只佔三分之一，別的是俄國人和烏克蘭人。

我說完了話，隊伍中有一個人大胆說道：

「營長同志，我說一句話可以不可以……」

有一個強壯的小伙子穿一件黑汗衫，現出兩隻大膀臂，他從隊伍中向前走了半步。

「不許可，」我說道：「這裏不是羣衆大會。各位連長！把自己的隊伍帶開去！」

這就是我第一次的演說。第一次同本營隊伍會面的情形。

(三)

我經過走廊，到給我預備的房間裏去時，聽見有人說道：

「營長同志！我說句話可以不可以……」

在我面前站着一個戰士，——這就是第一個稱我爲營長的人。他的頭髮還沒有完全剪去；只是後邊剪光了，而在額下還露着一縷頭髮。

「你姓什麼？」我問道。

「戰士庫爾巴托夫。」

他「立正」站着，維持着軍人的姿勢。

「在軍隊中服過務嗎？」

「沒有，營長同志……在鐵路護路隊裏服過務。」

「庫爾巴托夫同志，先要得到連長的許可，才能來見營長……你先見連長去好了……」

……

「營長同志，他不管……我要說的是守衛的事情。營長同志，使門沒有人守衛，角門也沒有人守衛……營長同志，若忽然有……」

「好漢！」我說道。我歡喜他熱心，他的堅持精神，爽直強壯姿勢。可是我沒有這營說出來，却發了一聲命令：

「向後轉！」

庫爾把托夫臉色一紅，他瞬息間一猶疑，轉個對過，沿着走廊走去了。

我向旁邊站的拉希莫夫說道：

「參謀長同志，委派庫爾把托夫戰士担任班長！」

有個人從背後把我拉一下……我轉過身來，看見一隻手胆怯的縮回去了。

「我已經見過運長了……他叫我來見你，營長同志……」

我看見一個人戴着眼鏡。這是我同本林第一次會面。他穿着短上衣，領帶稍有些偏，他說話時帶着微笑，不知道把手放到那裏才好。雖是七月天氣，纖細的手腕，還幾乎沒有晒黑，微白而少長的面龐也沒有晒黑。

「營長同志，我不是戰鬥兵，我是自願到營裏來入伍的，」他帶着自豪神情說道，

「我已證明了，我戴着眼鏡。看得很清楚……營長同志，你看在天花板上……那不是個繩子嗎？我看得清清楚楚……」

「同志，那好。我相信。還有什麼？」

「營長同志，可是，我來到營裏，又把繩子編為軍佐了。發給了我一匹馬和一輛車。我就真不懂得管馬的事情。我也不是為這個來的……營長同志，我請求把我編為戰鬥兵

……營長同志，我很願意當一個機關槍手！」

我問了他的姓名，然後說道：

「木林同志，可憐。我給你辦……去吧……」

但是，他大概還不相信，這就算說好了。他忍不住，於是又說了一些補充的遺言。

「營長同志，我聽了你的演說……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營長同志，我要把你說的每個命令都當成法律去執行。」

「去吧」我又說了一次。

他驚愕地望望，就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又囁囁說道：

「營長同志，我是音樂家。音樂學院的研究生。營長同志，可是，現在，大家都要打槍的！」

他要表現他說得確切，他就作了個手勢。他叫道：

「你怎樣站着呢？手幹什麼！」

木林急忙站規矩了。

「我已經說了兩次：去吧！而你呢？你以為，你所請求的是最困難的：打槍！不書

木林同志，在軍隊裏，最困難的，最不容易的就是服從！」

木林張開口，正想要反駁，可是，我又繼續說道：

「你好幾次覺得，長官不公道，你想辯駁，可是却向部叫道：『不准說話！』我早該告訴你。去吧……」

木林走了。

當天，我會見了各連長和各排長，擬定了操練的課程表，辦理了守衛。交通和經濟事宜，只是到夜晚，才剩下了我一個人。

我從軍用皮包裏拿出一本步兵操典來，這是在司令部裏領到的，我開始來讀它。然後又把它放下，又思索起來了。

怎樣能夠在大大縮短的時間內，將七百個忠實於祖國而沒有受過軍紀訓練的人變為戰鬥的力量，能够反對敵人，並且使敵人害怕呢？

當夜，我想到偉大的戰爭，我不久將營着這一營人去參加這個戰爭，想到了生活與死亡，想到了那不曾思索的最重大的、最主要的事情。

回憶到，我以前是一個自由的赤衛隊人，草原上沒有籠頭的馬，怎樣把我變成了兵士的情形。開頭的幾個月，我在軍隊裏，困難極了。我覺得開跑步，走到長官跟前，在他面前立正站着，聽着命令式的短促的口令：『不准說話！向後轉！』這是失身份的。心中沸騰起來了！『營長，不准說話呢？』

我的面色一陣發白，一陣發紅，我反抗，不肯服從。

但是，終久把我變成了兵士。把我派到軍營講習所裏，就把我培養成了紅軍底中級軍官了。

我漸漸才明白了，必須完全無條件的服從指揮官的意志。軍隊就是以此為基礎的。不然，就是熱心愛國的人也不會打勝仗的。不然，各國和各營部會成爲烏合之衆。我只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不堅決，如果我不實行嚴厲的軍紀，那就會葬送這一營人，就會葬送潘菲洛夫託給我的這七百人。

我過去管兵的坐鎮痛苦的小小經驗，總是這樣向我說的。潘菲洛夫給我的臨別贈言也是這樣說的。

但是，怎樣才能快快地達到這種地步呢？要知道，我們只剩下了有限的時日，只有幾個星期的功夫……在這樣短促的時期內，怎樣能夠練成一營有紀律的，受過訓練的，是使人害怕的力量呢？

第一次行軍

(一)

我不來詳細敘述，我教練騎士，教他們克服困難的情形。說起這些來，恐怕說一天也說不完。

只來說一次行軍的情形吧。

我就職七八天以後。我們已經穿上了軍裝、武裝了起來；已經操過步槍，挖過戰壕，學過躍進、爬過和行軍。

那天晚上，我們奉到命令：第二天拂曉出發舉行五十公里的行軍，走到一條河流附近的一個地點。晚上在那裏宿營，翌日再舉行五十公里的行軍，到晚上回到塔爾卡爾村來。其他各營也到了這樣困難的行軍路程。潘菲洛夫將軍使師團練習行軍了。

大家整晚上都在準備行軍的事情，夜裏休息了，天剛拂曉，太陽還沒有升起時，本營就排好了隊。你是沒有當過兵的人，大概會覺得，在眼前現出一支雄偉的軍隊的，隊伍排得很整齊。在槍筒上閃爍着箭刺刀。戰士們都帶着全副行軍裝備：帶着大衣袋、掛

着防毒面具和帶新穎綠線色套子的工兵鎗。鏗鏘轉在行囊上。腰帶上掛着手榴彈和子彈匣，沉壓壓的，每個戰士都帶一百二十顆子彈。

每個人都覺得沉壓壓的……有許多人覺得很沉重。我馬上就看出來了。我聽見有幾人的大衣捲，捲得鬆鬆不緊；行囊的帶帶結得不緊；手榴彈囊掛在肚子上邊。只有很少的人裝備得像真正的兵士。庫爾巴托夫就是這這人中的一個。

我叫庫爾巴托夫從隊伍裏走出來，我說道：

「同志們！請看這位下級指揮官的行軍裝備弄得真不錯，像個兵士的樣子，行軍時也會比別人輕快。你們看看，他身上的東西都弄得很合適，皮帶紮得很緊。我屢次向你們說過，也提醒過這點。可是，大概，我的話不很動人。我不再多說了，我把話交給你們的大衣捲，鏗鏘和行囊。讓它們同你們去說吧……你們想着它們不會說話嗎？它們會說！它們的話比我的更動人！卡爾庫沙戰士，你過來！」

鬍鬚子，笑面虎卡爾庫沙跑了過來。他腰間的手榴彈囊滑到前面搖搖不定。

「你準備好了行軍嗎？」

「營長同志，準備好了。」

「站在庫爾巴托夫一旁去吧。高魯布羅夫戰士，你過來！」

高魯布羅夫身上的大衣捲，纏得那樣粗大，竟磨着了他的脖子。行囊在背上向下墜。

高。

『你準備好了行軍嗎？』

『營長同志，準備好了。』

『站在卡爾庫沙一旁去吧。』

我選了十個這樣的人，他們身上箱的東西都向下墜的特別厲害，我叫他們都站在隊伍前頭。

『全營，立正！向右轉！跟我來，開步走！』

我們走了起來。

我同叫出來的那些人並排走，一面走一面斜望着他們。開頭十分鐘到十五分鐘，他們走得還輕快。卡爾庫沙的手榴彈囊總是輕輕地碰着他的大腿。最後，他用手去摸住手榴彈囊，想把它移動一下。

『不准移動，』我說道。

高魯布操夫想要把大衣捲推一下，大衣下的粗毛磨住了他的脖子。

『不准移動，』我說道。

第三個戰士的工兵球打着他的臀部，我也不准他移動。

又過了十分鐘，卡爾庫沙向後伸伸腰，把肚子挺向前邊去，好叫手榴彈囊不再碰觸。他看見我正在看他，勉強的微笑了。高魯布操夫扭扭脖子，想用臉去把大衣捲推開一點。他的行囊也隨頷起來了。高魯布操夫把手伸到膝蓋下邊，想偷偷地把行囊向上邊

拉緊些。我不准他移動。卡爾庫沙此刻已經不挺肚子了，他歪着身子走着，把步放慢了。

我命令道：

「卡爾庫沙，把步放開走！不要落在庫爾巴托夫後邊！」

我們就這樣走了六公里。我又指着庫爾巴托夫，叫戰士們都看着他，然後叫道：「卡爾庫沙，你過來！不准移動手榴彈囊。」

他彎着腰跑了過來，大家都笑了。

「卡爾庫沙，你報告吧。你準備好了行軍嗎？」

他悶悶地不作聲。

「你向手榴彈囊說過謊嗎？」

「說過了……」

「你向戰士們說，它給你說了什麼。」

他仍不作聲。

「你說吧。不要拘束……」

「有什麼話給他們說呢，俄國人不相信嘴說，讓他們摸摸好了……」

「你摸過了嗎？」

「我倒沒有摸他，可是他這……」

卡爾庫沙臭罵了一頓，這是無法寫出來的。戰士們都笑了。他心中鬆快了一些。也笑了。

我把高魯布操夫叫過來，他滿臉都是汗，脖子磨得通紅。

「同志們，你們再看看這一位……大衣縫同你談話了沒有？行囊同你談話了沒有？你說說，它們怎麼樣敬謝你了……」

我也硬叫高魯布操夫在戰士面前講了話。我先後把各個吃過東西的人都叫出來，讓大家看看。然後，我說道：

「若是大衣縫太粗，手榴彈囊掛的不是地方，行囊捆得不合適，走起路來，誰吃著呢？戰士吃苦呢？還是營長吃苦呢？營長是戰士吃苦！我給你們不只解釋過一次，可是，你們大概是想到：『得啦，替他收拾一下好了，免得他來找麻煩。』於是馬馬虎虎收拾一下。其實，這並不是『爲他』，而是爲自己。有些人已被東西說服了。現在休息，讓每個人都再收拾收拾裝備吧。如果，現在，我再看見有人不明白我的話，那就要把他從隊伍裏叫出來，讓他當着我的面去同東西談談話，他就會信服，它們的話比我的話更動人了。

在休息之後，我再沒有從隊伍裏叫出過一個人來。誰也不想同東西談話了。究竟是誰的話動人呢？

全營隊伍又向前走起來。我騎在「雷桑克」馬上。

在七月的陽光下走五十公里，這不是輕快的路程，對於不慣於走長路的人更為困難。各連長和政治指導員走在各分隊的前邊。我一個人騎在馬上。我讓隊伍從我跟前走過去，然後又催馬趕到前邊，再讓隊伍走過去。

我看見，各連的隊伍漸漸伸長起來，有些人開始落後了。我向連長們指出了這個毛病。過了一刻，我再察看一遍。我的指示沒有發生效力，隊伍越伸越長了。我又更厲害地告訴各連長說一次，這次仍沒有發生效力。此刻，我的話沒有起作用。有些連長自己跑走了。

我催馬走到前邊去叫道：

「轉告後邊，叫機關槍連長到隊伍前邊來。」

過了一刻鐘，長腿克拉也夫連呼帶喘地跑來了。

「營長同志，我連命來到了！」

「爲什麼你連的隊伍伸長了呢？什麼時候才保持好間隔呢？我不能告訴你一百次。若不把隊伍整頓好，總要叫你跑到隊伍前邊來！完了，去吧！」

要知道，從後邊跑着趕到「營隊伍前邊來，乃是不容易的事情。這幾乎要跑一公里

然後，又按同樣的方法，叫了第二連連長謝維流科夫。他已不是年青人了。驕寵他在阿爾瑪，阿塔烟草公司當過總會計。他趕到我跟前，半天才喘過氣來。

謝維流科夫聽了我的話，說道：

「營長同志，大家都疲乏了。把一部份東西放到馬車上不行嗎？」

我嚴厲地拒絕了。

「營長同志，對那些落後的人又怎樣辦呢？他若是幹不了，怎樣硬叫他幹呢？」

「什麼幹不了？執行命令嗎？」

謝維流科夫不作聲了。

各連長先後都被叫到我跟前來。

但是謝維流科夫那一連底排尾仍然有人落在後邊。我看他這位四十多歲的人，在一連隊伍前邊疲乏的走着。汗珠從鬢角上顯得整鬚的蒼白頭髮下，沿着佈滿塵土的面孔向下直流。難道，還要叫他跑一趟嗎？這就夠他難受了！可是，又怎樣辦呢？他憐惜大家，我憐惜他，可是到後來……到戰場上去，我們又怎樣辦呢？

我騎着「雷桑克」馬跑到前邊去，叫道：

「第二連連長，到隊伍前邊來！」

這次竟發生了效力。

我又讓隊伍走過去，我看見：謝維流科夫已不是走在連的前邊，而是走在連的後邊，他的態度更堅強了，連聲音都改變了，我聽見了他那種用長官口氣喊出的嚴厲叫聲。全縱隊都整齊了，間隔也固定了。誰也不再落後了。

我們就這樣走到了指定的地方，走了五十公里竟沒一個人落在後邊。

但是，大家都疲乏了。在發出了「解散！」的口令之後，大家都躺在草地上。大家都想到：快開飯了，吃完飯，好睡覺。

但是，並不是這樣的！

(三)

按規矩，跟我們行軍來的有幾輛行軍爐灶；可是，當我們來到宿營的地方時，我下了命令：不要給爐灶預備燒柴，不要把食品放到鍋裏去，把生食品發給戰士們，按給紅軍兵士規定的數目分發，肉若干格爾姆，雜糧若干，油若干及其他等等。

各連排長，各戰士都睜眼了。食品都是生的，怎樣辦呢？有很多人一生以來也沒有做過飯，根本就不知道煮湯是怎樣一回事。只聽一片叫聲：

「我們不是有爐灶嗎？」

我喝道：

「不准開腔！叫你們怎樣幹，你們就怎樣幹！叫每個戰士自己做晚飯吃吧！」於是，在卡查赫斯坦廣大的草原上，沿着河岸燒起了幾百個火堆。有些人已精疲力竭，也沒有煮飯，就餓着肚子倒下睡覺了。有些人把米飯也煮焦了，鍋也煮沸出來了，他們精踏的食品比吃到肚裏的還要多。這是他們做飯的初次經驗。

當我說到我看見過、做過、經歷過、思考過的時候，我往往說出這個小小的「我」字來。可是，單是這個「我」會能做什麼呢？我的努力是與許多像我這樣的人的努力匯合起來的。我奉到過司令部底指示；潘菲洛夫將軍屢次來到本營裏教訓過我並鍛鍊了我。受到戰爭殘酷考驗的如浪潮般的巨大力量——黨、國家和人民底力量領導我，帶領着我。我想到本營，就記起了斯大林底演講和文章，在我面前常現出了他那沉靜威嚴的面容——嚴厲父親底面容，我自認我就是他的兒子（恕我這樣來說！）。

(四)

翌日早晨，我又下令不叫用爐灶做飯，把白瀝分發給戰士們。然後，全營排好了隊伍，我就向戰士們講話。這話大致如下：

「同志們，第一，你們不滿意，這樣又遠又困難的行軍。這乃是故意幹的。我們將要去打仗，不只要走五十公里，也不只要走一百公里，而要走好幾百公里。在戰爭中，為欺騙敵人，為乘其不備向敵人襲擊，就要進行比這次更遠更困難的行軍。這次只是小

意思，大苦處還在後邊哩。光榮的俄國戰略家蘇沃羅夫就是這樣餓餓了自己的號稱神勇的兵士。他給我們留下了遺訓：「學時吃過苦，戰時就不難」。你們願意學蘇沃羅夫那樣的打仗嗎？誰不願意，誰向前走兩步！」

沒有一個人從隊裏走出來。我繼續說道：

「第二、你們不滿意，現有爐灶，硬把生肉發給你們，硬叫疲乏的人用小飯鍋做飯。這也是故意幹的。你們想着，在打仗時，爐灶總會在我們跟前嗎？你們想錯了！打仗時，爐灶是會離開我們，落在後邊的。有時候是會挨餓的，大家都聽見了嗎？是會挨餓的，是會沒有烟抽的！我早些告訴你們。」

「戰爭就是這樣，保衛祖國的兵士底生活就是這樣。有時吃得很飽，有時會空着肚子。要有忍耐力，不要失掉軍人的榮譽！要抬起頭來！每個人都要會做飯！如果你不會替自己做飯，那你還算什麼兵士，還算什麼軍人呢？我知道，你們有些人，向來也沒有做過飯。我知道，有許多人，在晚上還到過飯館裏，叫道：「唉，堂倌，過來，來一碗啤酒帶一盤漢口燒肉！」可是忽然不是燒肉，而是五十公里的行軍，還背了兩普特的兵士裝備，並且自己還要用小飯鍋煮飯。當你們煮飯的時候，你們一定是恨我的！對不對？」

只聽一片叫聲：「對的，營長同志！對的！」我與兵士中間有火星往來飛過，進了電筒，我瞭解了他們，他們也瞭解了營長。請你寫寫，這種火星是怎樣可愛呀！只怕，

出不來，因為你沒有發生這種情形。
我們又往回走了。

(五)

有一條石子修成的公路，通到我們營盤所在地塔爾卡爾村中。沿着這條公路走是極快的。

輕快嗎？走公路可要不得，要離開公路走。難道，打仗時，我們會走公路嗎？

我下令，叫隊伍不沿公路走，而離開公路一二百米遠走。遇着石頭，就在石頭上走；遇着溝，就過溝，遇着沙，就在沙上走！

當天沒有一點風，太陽拼命地晒着。空氣好似流動一般，——這是常有的；太陽如火燒一般蒸晒，响得由地上升起一種透明的氣流。休息時，故意不在河邊上，不在樹林旁，而在太陽地下。

我知道，這對大家很困難……可是我也知道別的：這是為戰爭，這是為勝利。

快走到塔爾卡爾時，潘菲洛夫將軍騎着一匹小小的烏拉爾馬來到我們跟前了。他牽着回來的各營隊伍。

大家看見了將軍，都提起了精神，各連遵照口令都開正步走，雖然疲乏而步伐整齊的戰士們都自豪地仰起頭來，表示着說：你看，我們多有精神！

潘菲洛夫微笑了。從小小的眼角上沿着晒黑的面皮起了些小皺紋。他欠起身來，並

在馬路上叫道：

『走得很整齊！同志們，感謝你們盡職務！』

『我們爲蘇聯盡職務！』

全營隊伍齊聲一喊，只震得那匹小馬向上一跳。潘菲洛夫不由地把握繩向懷裏一拉，點點頭，微微一笑。

當時，我也同戰士們同聲喊出了這幾個字來。我不僅是回答將軍。任何一個戰士或軍官以及其他任何人，連自己的良心也好，若是問我（不論是口問或示意）：『爲什麼你這樣嚴厲呢？』我都可以自豪地這樣向他答道：『我爲蘇聯盡職務！』

我們按照規定的時間回來了。

我看看那在我周圍排成四方形的各連隊伍。只見，紅軍兵士們面色乾瘦，晒得黑紅，戴着汗珠浸透了的軍帽，穿着沾滿塵土的厚度鞋，持槍站着。他們都疲倦極了；兩腳發燒；此刻，他們唯一的想頭，就是躺下休息，可是他們耐性等着命令：他們不像老頭那樣倚靠着步槍，一看見指揮官，就挺起胸膛來。

他們已經不像一星期前戴着便帽，穿着便衣初次在這裏培訓的那樣情形了。並且也不是那些帶着新的不合身的行軍裝備，在黎明時作長途行軍的人們了，——此刻，他們已成光榮經受住第一次軍事放驗的兵士了。

這次行軍就這樣完結了。

本來這想詳細講一講，我們準備打仗的情形，潘菲洛夫將軍來到本營裏的情形，他怎樣同戰士們談話，他怎樣屢次向他們和我說道：「勝利要在戰鬥之前來準備。」

但是……我們現在不來談這些事情好了。

我們所期待的事情終於來到了，我們就爲了這件事情才拿起了武器，我們爲了這件事情，才學習了兵士的職業，就是爲了這件事情，軍隊才在指揮官面前立正，永遠不許反抗，絕對服從，打仗的事情終於到我們跟前來了。

我們來到莫斯科近郊，佔領了在瓦洛科拉木斯克附近的陸地；十月十三日敵人在這條戰線上出現了，摩托化的、專門練成的搶掠軍隊，在西方的遠處突破了我們的防線，實行向莫斯科躍進，德寇認爲這是閃擊戰的最後一次躍進。

在十三號那一天，偵察員初次得到了德寇到了我們防線的消息，並且還已經說過，潘菲洛夫將軍在一天擊斃了五隻鳥。

「謝絕，真棒什，高雷同志……夠了……我們該繼續去去弄一番囉。」

他穿著柔軟的紅色牛皮皮製，稍稍帶一點橡樹皮油氣味，怪好聞的，戴上皮帽子，

就走了。我們就走出了。

不遠的樹林邊上，有輛汽車在等着將軍。汽車的後輪上緊緊纏着鎖鏈；在鐵釘節中間塞滿了灰暗的雪塊。

周圍都是深雪；這幾天總是下着大雪；稍微上了凍；在佈滿雲彩的天空中，隱隱約約的太陽已消失了，在天際現出昏沈沈的淺黃色；可是映着白雪，傍晚的時候還是明亮的。

經過五分鐘，我們來到了第三連的陣地上。潘菲洛夫輕快的跳進塹壕裏，鑽到木料底下，他能通瞭望孔向遠處觀着，練習試射過的地方，拿起步槍來，瞄一瞄，「試試是否便於射擊。他向戰士們發了一些平常的問題：『吃嗎怎樣？』『煙夠抽不夠？』大家一面回答他，一面帶着等待的神情望着他。偵察員帶回來的消息，在塹壕裏傳佈起來了。德寇到了我們前邊。潘菲洛夫說說笑笑，可是大家仍帶着等待的神色，戰士們好像是等待着：將軍會給他們說出什麼特別的請求，這話在戰鬥中是要知道的，知道了這句話就會不怕敵人的力量。

潘菲洛夫觀察了幾個塹壕之後，又沿着濛濛尚未結冰的蘆沙河岸默然走着。他低頭

與著，他每逢思索時總是這樣的靜氣。

謝維流科夫連長向着將軍跑來了，他一面跑，一面扶扶帽子，在帽子下邊現出剃得整齊齊的蒼白髮髮。在他後邊，兩三步遠，跟隨着幾個紅軍兵士，也不跑向前邊也不落在後邊。

霍菲洛夫聽了他的報告之後，問道：

「你帶的是什麼隨從？」

「將軍同志，這是我的傳令兵。」

「他們到處都跟着你跑麼？」

「將軍同志，可不是麼！若是忽然有事……」

「那好！那很好……謝維流科夫同志，你們的戰壕蓋的真不錯……」

以前的總會計那上歲數的面貌高興得發紅了。

「將軍同志，我想着，」他思索着說道。「若是你忽然要帶全連的隊伍集合起來，

談一談話。那傳令兵就該跟前。將軍同志，這是遠差。將軍同志，你一下命令，經過十

分鐘全連隊伍就會來到這裏。」

● 霍菲洛夫把錶拿了出來，看看，想了一下。

「經過十分鐘？就到這裏嗎？」

「將軍同志，是的。」

「那好……那很好……謝維流科夫同志，你說說，經過幾分鐘，你能把你的一邊人集中到那裏去？」

潘菲洛夫馬上轉過身去，指着蘆沙河的對岸。

「那裏？」謝維流科夫問道。

「是的……」

謝維流科夫看一看將軍的食指，再看看這個指頭所指向的那個地點。天色還亮，可以顯然看見，他指的是對岸的森林。

但是謝維流科夫還是問了一問：

「到那邊去嗎？」

「是，是……到那邊，謝維流科夫同志。」

謝維流科夫看看暗淡而尚未結冰的河水，轉過臉去又看看在一個半公里之外，河岸突出部那邊的一座橋；又把手巾拿出擦不自然的擦了擦鼻子，仍然又回過頭來看看河水。

潘菲洛夫雖然等着。

「我不知道……將軍同志，是涉水過去嗎？在河中間，水深沒腰。將軍同志，恐怕大家的衣服都會溼的。」

「不，爲什麼要換過衣服呢？現在不是夏天……要設法不使大家弄溼衣服去打

仗才好。謝維流科夫同志，你說要幾分鐘功夫？」

「我不知道……將軍同志，從這裏過河，恐怕幾分鐘不夠吧。」

潘菲洛夫回頭看着我。

「莫梅什·烏雷同志，這可不好，」他鄭重向我說道。

但是潘菲洛夫將軍第一次向我說「不好」。他以前也沒有向我說過這話，以後在莫斯科近郊作戰時也沒有向我說過這話。

「這可不，。」他重復說道。「爲什麼沒有準備下渡河的小橋呢？爲什麼沒有木筏子和小船呢？你們鑽到了土中，鑽得很聰明……現在你們等着，德寇來打你們一次。這就太不聰明了。若有進攻的機會，你又怎樣辦呢？若是可以去迎擊敵人，你又怎樣辦呢？你對此有準備嗎？現在敵人太胆大了，他們是很自負的，要利用他們這個弱點才是。莫梅什·烏雷同志，你們是沒有想到這一着的。」

他說得很嚴厲，不帶一點他那素有的柔和神情。我立正站着，面紅耳赤，聽着這個警告。

(二)

將軍又轉臉向謝維流科夫說道：

「那末，謝維流科夫同志，你不能迅速把隊伍集中到那裏去嗎？這可不好……你想

想好了。改佔側翼陣地，你要多少功夫呢？」

「改佔側翼陣地麼？將軍同志，要佔領那一道纜呢？」

潘菲洛夫指着林邊，那裏隱蔽着本營指揮點，我們的汽車就是從那裏開來的，在潔白的雪地上還留有汽車的轍跡，在黃昏的時候已經看不清楚了。

謝維流科夫同志，就是那一道纜，從樹林到河岸……任務是掩護營區側翼。」

謝維流科夫想了一想，說道：

「將軍同志，要十五分到二十分鐘功夫。」

潘菲洛夫有了精神。

「你不是隨便說的嗎？試試看……謝維流科夫同志，你下命令好了。我來看看綠

謝維流科夫舉手行了禮，轉過身去，不慌不忙走到傳令兵跟前。他費半分鐘功夫默然看了看地勢。我給他使了個眼色：「你爲什麼躊躇不定呢？快些，快些！」我忽然聽到一個沙沙的聲音：「真好漢，他在思索的。」潘菲洛夫微笑着向我說了這句話。此刻他的面容已經不是那樣森嚴了。他帶着好奇的神情望着謝維流科夫。

此刻謝維流科夫已經指給傳令兵目標，我們聽到：

「機關槍排作掩護，最後再走……木拉托夫，跑步！」

潘菲洛夫不由地點了點頭。顯然，他喜歡了這位四十歲的中尉，先前在阿爾瑪阿

塔煙草工廠的總會計。

木訥托夫是一個不高大而強壯的驍悍人，他就沿着河岸飛跑起來，兩隻皮鞋帶起的雪塊亂飛。還有一個人跟在他後邊跑，第三個人向着另一個方向跑去。高個子別爾維茨基，他在戰前是師範學校的學生，他向着樹林跑去。他跑到將軍所指的那道緩坡上，如燈塔一般站住了。我心中猛然一閃：「不對！在炮火之下是不能這樣站住的！」可是謝維流科夫已經急忙向他招手，叫他蹲下來。別爾維茨基沒有看明白，於是謝維流科夫自己就住下一蹲，他才明白了。

最後，在昏暗的夜色中，看見了第一排人一個跟一個向樹林跑去了。我看出來卡里伍林高大的個子，背着機關槍，彎着腰跑，他就是彎着腰也比別人都高些。機關槍排臥到地上了。

射手們經過橋關槍排跟向前向林邊跑，從這裏剛看見他們所持的步槍底黑影子。他們已經向雪地上臥倒，在潔白的雪地上顯出了一條新防線的黑點點子。

潘菲洛夫拿着錶，不時的看一看。我覺得，錶的秒針好像是在向我說話。秒針每一走動，好像說：「好，好，好！」你明白我的心情嗎？要知道這是我的隊伍，是我的心血訓練出來的，我費盡了所有的本領，按照模稜說，這一營人應該叫作「我」的。而忽然又想道：「當子彈飛來，砲彈落下來時，我們在砲火之下是否能夠繼續滑動呢？若是有人被擊斃了，『費包爾了！』這詞語聽起來更了不得，又受了這詞語，本來是聽聽

潘菲洛夫素不喜歡作長篇講演，他平常總是寧願同坐在他周圍的戰士們作談話，但是這一次他却向這一連人講了話，固然很簡短，只說了兩三分鐘的功夫。

他很喜歡，所以公開的誇獎了戰士幾句。

「同志們，我是一個老軍人，我向你們說，」他低聲說道。「帶着這樣的戰士，什麼也不足怕了。」

雖然看不見臉，但是按聲音，也能猜到他是微笑了。他稍停一回，又好像是問自己似的問道：

「什麼是戰士呢？戰士服從一切長官，在每個長官面前，都要立正致敬，執行命令。如像先前所說的那樣，他是下級人員。但是，若沒有戰士，命令又會成什麼呢？這就會成爲思想的產物，希望。如果戰士訓練得不好，那最好的最聰明的命令，就會成爲空想。軍隊的戰鬥鍛鍊，同志們，這首先就是兵士的戰鬥鍛鍊。」

「在戰爭中，戰士是決勝負的力量。」

「若是一連人的動作能夠像剛才你們動作的那樣，能夠這樣執行命令，那……那樣國人是不會看見莫斯科的！同志們，謝謝你們卓越的戰鬥鍛鍊，謝謝你們盡職務！」

在田野中，轟隆一聲響：

「我們爲蘇聯盡職務！」

又沉靜了一會。

「謝維流科夫同志，謝謝你，」將軍撥着連長的手說道。「有這樣的禮感，我也感戰慄了！」

在寂靜中，大家都聽見了這一段話。聽着聲音，就猜到潘菲洛夫是在微笑了。

戰士們也微笑了。難道不是，有時候在黑暗中，默然無語，竟會感覺到對方是在微笑嗎？可是這正是我的不幸，我的痛苦，在這天晚上受了警告之後，心中十分難過，所以沒有覺得與戰士們同歡的那種美妙的快感，我已經告訴你說過這種快感，他屢次如獎章，如幸福一般傳到我的心。我沒有看見大家的面容。也許是大家都在微笑，也許大家是在厭煩，也許他們仍然是不歡喜，仍然是等着聽將軍會說出一種什麼特別的話來。這種話會幫助我們打仗，在不知不覺中，這話是已經說出來了。

我沒有聽見這一連人的呼吸，沒有看見他們的面容。這也如同警告一樣，是爲犯了一種大錯誤而給我的責備。這究竟是什麼錯誤呢？

我心中想着將軍所說的嚴厲話。「我甚至沒有看見關於這一點意思出來，」——當他指着表示打擊敵人的那個箭頭時，這樣說道。意思麼！是的，我是有過未曾想到的地方，有過沒有辦到的地方。不僅是地雷場的佈置，不僅是渡河的工具，而且還有戰士的精神，可是還有，還有什麼呢？唉，一次勝利，打一次勝仗，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我把將軍送到汽車跟前。

「要仔細偵察工作，」他走上汽車階梯時說道。「要不斷派人往那邊去。不要叫他們總蹲在地裏頭，讓他們在打仗以前去看一看德寇才好！」

他在隔別時握着我的手繼續說道：

「莫梅什。烏雷同志，你知道這一營人缺少什麼？需要去殺一次德寇！」

我不禁身上一抖。這正是我所渴望的。

「莫梅什。烏雷同志，那這就不是一營人了……不是！這就會成爲寶劍！你知道什麼是寶劍麼？在寶劍上鑄成的花紋是什麼也不能把它消磨掉的。你明白嗎？」

「是的，「阿克薩哥爾」。」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樣說出了這一句話。我稱呼潘菲洛夫像波仔沙諾夫稱呼我一樣，就像我們卡查赫人在民族中稱呼長者和父親一樣。

我問他握着手。

「不要等待，要去找機會！一有了機會，就去攻打！打算好了，就去攻打！莫梅什。烏雷同志，你要想想我說的這句話。」

他在昏暗中更清楚的看見我，把身子靠近我跟前來又問了一聲：

「你明白了麼？」

「是，將軍同志，我明白了。」

潘菲洛夫，按照卡查赫的習慣，用雙手把我的手握著，這是表示親愛的意思。

他坐進汽車裏，汽車門關上了。請邊閃着半明半暗燈光的汽車沿着雪地開走了。我站了很久，望着將軍的汽車走不見了。

(三)

當天夜裏，我們規定了計劃表。

在黎明時候挑出了三班人（從每一個連中挑一班）叫他們沿着不同的道路出發去偵察。然後，按照計劃，每經過兩點鐘，派一班人到河那邊去，向着德寇來的方向前進，給戰士提出了偵察任務，同時，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要叫戰士們去看一看活的德寇。

我想使戰士們信服，向我們來進攻的敵人，並不是滿身鱗甲，有尾巴的龐大怪物，不是森林中的鬼怪，不是口中噴火的蛟龍，而是人。他們是具有強盜狠毒心腸，可是他們的肉體却同我們的一樣，帶着人的皮膚，刺刀和子彈不難把它穿破的，它們原是生物，可以打死的。

戰士們小心沿着林邊爬進鄉村，悄悄的把集體農民叫到跟前，採得了德寇在什麼地方，他們有多少人。打聽明白後，偷偷地走到前邊去窺視德寇。第一次這是有點可怕的，但是戰士們竟然去幹了。他們向前走，他們藏在樹叢後邊，藏在籬牆後邊或是藏在深坑內，或是藏在草叢後邊，或是藏在菜園子裏窺視着……前線殺我們的敵人究竟是什麼東西。

一班一班的人先後都回來了。紅軍兵士們爭先恐後的敘述道，德寇怎樣在鄉村裏走來走去，洗臉吃東西，開槍打鴿子、開玩笑，說着德國話。

拉希莫夫向各班長問了敵人的數量和武裝，它的移動。並且仔細把這些都記下來。我一面聽着這些報告，一面看着它們的臉色，摸着本營的氣脈。有許多人回來之後都很

有精神，而有些人仍然還很愁悶，他們還沒有打消恐懼的心理。

庫爾巴托夫所領導的那一班人回來之後特別高興。庫爾巴托夫喜氣洋洋地給我行了一個舉手禮，兩個腳後跟碰得一聲響，兩隻黑眼睛笑嘻嘻的望着我說道：

「營長同志，聽我向你報告。你的命令我們沒有完成。」

「怎麼沒有完成呢？」

「你下令不叫開槍，可是我却失手開了槍。我放了兩槍……卡爾庫沙戰士也開了槍。」

「然後又怎樣？」

「營長同志，我打死了兩個德寇。我們忍不住了，他們強奪一個婦女的小豬……那個女子抓住一個德寇騎在地上亂叫。這個德寇用皮鞋踢她的臉，我忍不住了，舉起槍來，一槍一個。卡爾庫沙戰士也是這樣。於是他們就被我們打倒了……」

卡爾庫沙，就是第一次行軍時吃過手榴彈藥的那一位，他加了一句：

「營長同志，我還有另一種原因。」

「什麼原因？」

卡爾庫沙看一看大家，眨眨眼：

「俄國人看見了還不相信，非要摸摸不可。」

「噢，怎樣，你摸了沒有？子彈能把他們打穿嗎？」

「營長同志，這還不夠……我所想摸的是另外一樣。」

卡爾庫沙臭罵了一頓，這是無法說出來的。大家都哈哈大笑了。我聽着很高興。那一天，笑聲（這是很如意而且是怪脾氣的客人）不只來照顧我們一次。但是它並沒有留下來。似乎是，它只來坐一分鐘又走掉了，然後又來了，似乎是思索着。是否要留在這裏。

殺爾給子仁摩而莊嚴的布洛哈、卡里伍林和木林三人一齊來見我。

「營長同志，我們可以不可以同你說一句話，」布洛哈說道。

我許可了他們。布洛哈用臂肘碰了卡里伍林一下，木林從後邊推他一下。大個子卡查赫。面色黑明，胆怯地說道：

「營長同志！」

「你有什麼事？」我問道。

「營長同志，你不在氣我們嗎？」

「我不生氣。」

「營長同志，為什麼大家都去看了德寇，機關槍手們不去看呢？大家都看見過了，我們還沒……卡爾庫沙戰士打死了一個德寇，我們還沒有。」

「你們帶着機關槍，我把你們派往那裏去呢？機關槍需要佈置在這裏。」

「營長同志，我們需要不多的功夫……很少的功夫……馬上就跑回來。」

本林也忍不住了。

「營長同志，我們只需要一夜功夫。我們在夜晚也可以去看看。我們去放一把火，他們就會跑出來的。營長同志，請你答應我們每人只放一排子彈也是好的。」

是的，今天在本營裏發現了新的現象。本林是很有趣的人，我屢次看出了，當大家都疲倦的時候，他首先覺疲倦起來，當大家有精神的時候，他首先也有了精神。他總是首先表現出來本營的那種好像寶劍上鑄造的戰鬥花紋，這種鑄造的花紋有時模糊不清。有時又顯然呈現出來。我明白這種鑄造的花紋還不是寶劍上的那種萬古不可磨滅的花紋。

你已經知道，寶劍的事情是潘菲洛夫對我說過的。我越是深思着他給我們留下的指示，我越是在注意着戰士們，聽了偵察員的報告，聽了他們的話和口氣，我腦海中的一顆心頭就顯明的現出來了。

於是我向機關槍手說道：

「卡里佐林，好吧，不會使你們難過的。明天你就有工作了。」

你來同我們殺殺試試看。

(1)

這個念頭如下。

在我們前邊約二十公里遠的地方有一個大鎮謝列達，就是十月十三日，拉希莫夫參謀長帶着一排騎兵去到那裏發現了德寇的那個鎮市。這個鎮市是四通八達的交通口，有幾大路通到瓦洛科拉木斯克、加里寧和莫賽斯克。

我們對照了戰士們和軍官們去作偵察回來後所作的報告，問了逃避德寇的居民，就斷定了，敵人在謝列達鎮上設立了轉運站，那裏設立了食糧、軍火和燃料的各種倉庫。德寇部隊走到那裏就停卜宿夜，然後再往北走，向加里寧開拔，或往南走，沿着通莫賽斯克的道路前進，從兩面來包抄我們的防禦陣地。

於是發生了一個念頭：是否不等德寇來攻打我們，我們先去攻打這個地方呢？是否要對謝列達鎮舉行夜襲呢？

可是潘菲洛夫說過了：『要打好！打算好了就去攻打！』

我派了拉希莫夫帶着軍官偵察隊去偵察。拉希莫夫是卡普蘭人，亞歷山大的人體，三十來歲，他是有天才的運動家兼旅行家。似乎我已經說過了，他在卡登赫斯坦享有登山家的名聲。他走路很快，可是不搖盪。他不惟有冷靜的頭腦和仔細執行命令的精神，而且還具有對於作戰中極有價值的性格，判斷方向的才能，似乎是，他在黑暗中也能看見。

我立等着拉希莫夫轉回來。他是十月十四日傍晚時出發的，過了一整夜，直到翌日早晨還沒有轉回來。

最後，他到正午才回來了。一切都證實了。在謝列達鎮上真正設有轉運站；向那裏運送貨物，大部隊開到那裏宿營，翌日早晨再繼續向前開拔。防衛並不很嚴緊。看來，德寇十分確信，沒有人敢向他們襲擊。

我決定了：就在這天夜裏舉行襲擊。到晚上挑了一百人編成一隊。

任務規定如下：在深夜裏，從三面圍進謝列達鎮裏去，刺殺和槍殺所有的德寇，把倉庫放火燒掉，捕捉俘虜，若有時間，在通謝列達鎮的各道路上都埋上地雷。不要保守該鎮，到早晨就要歸營來。

團長批准了這個計劃，但是不准我同該隊一同去。我派定拉希莫夫為隊長，派定波仔沙諾夫為政治指導員。

晚上，天黑了的時候，這一百個戰士在營部掩蔽部近旁的北邊，排好了隊。大家均

響子形成了一條高低不平的線，卡里伍林的頭顯得特別高，在他旁邊的那一個，看起來強壯的布洛哈。我實踐了劉機關槍手的約許：他們也舉行夜襲了。

我又沒有看見大家的面色，可是在黑暗裏通了電流。我的神經興奮的發抖，我雖沒有親身與戰士們接觸，可是我知道：他們此刻也是同我一樣的真奮發。這不是恐懼的發抖；這是臨斬殺前的興奮高潮。我想起一個卡查赫的老成語，這就是不久以前波什沙諾夫向我提過的那個成語。我向該隊重復了這句成語：

「嚐過敵人血，心中不胆怯。」同志們，去嚐嚐德寇是什麼做成的。看看他中了我們的子彈，是否會流血，用刺刀刺到他身上，聽聽他是否要叫喊，他是否會嘴啃着土，斷氣死去？叫他嚐嚐我們的土，讓他大吃一頓吧！你們去嚐嚐他的血吧！潘菲洛夫將軍稱你們是戰鷹。戰鷹們去殺敵吧！」

拉希莫夫帶着戰士們走了。我一直看着，這個縱隊在黃昏裏看不見了。克拉也夫走到我跟前。

「營長同志，你爲什麼不要我去呢？」他嗚嗚着說道。

「克拉也夫，可是也沒有讓我去呀。」

在那天晚上，我們兩個都羨慕着戰士們。

十五日的夜晚，我們第一次打仗的夜晚開始了。

那天夜間，我不能睡覺，也不能坐在掩蔽部裏。

我走到林邊，沿着小路和沒有路的地方走來走去，望着西方，戰士們去的那個方向。傾耳聽着，好像是，從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能夠傳來槍聲和叫聲。

白天，我們聽到了從南方遠遠傳來的大砲轟鳴。我們還不知道，在十月十五日這一天，德寇的坦克縱隊已越過本師左翼，向莫斯科猛攻，還不知道，潘菲洛夫的戰士已在布雷契沃蘇維埃農莊打了仗，請你把這個地名寫下來，這個地名會在我們師底將來俱樂部中的花崗石碑上刻成金字的。

夜間那邊也沉寂無聲了。

在雪地上有一條踏成的暗淡小路通到營部掩蔽部，有一個崗兵在那裏站着。他也向我望的那個方向看着。全營人員都知道：一百個戰鷹出發作戰去了，全營人員都立等着知道：第一次同德寇打仗的情形怎樣？

我不斷拿出像來看。發亮的時針指着：三點，三點半，四點……眼睛仍然如先前一樣，只看見一片黑，傾聽的耳朵仍然如先前一樣，什麼也聽不見。

忽然，在空中閃閃。不是的，乃是一種感覺……又現出了一道剛看見的半個半暗的光帶……這是什麼？天色發亮了嗎？難道太陽會從那方面出來嗎？仍是一種感覺——

空中仍然是一片黑……又閃閃一亮……又熄滅了……又現出來了……此則它閃閃而伸張，而縮小，可是不熄滅了。現出淡紅色來……

我望了又望，望呆了。好像是什麼在大大喘氣一般，空中現出一道動盪的綠光。崗兵喊了起來：

「我們的人在放火燒他們！我們的人在殺他們！」

我想要回答一句，可是沒有能說出來。快樂得說不出話來了。這種快樂如同這種紅光一樣在我心中動盪。好像是肺中的血，流到全身去，不是含的養氣，而是快樂。

(三)

作戰去的隊伍早晨回來了。戰士們從近處和遠處的戰壕裏跑出來去迎接他們。

戰士們與高彩烈的歡迎自己的同志，驚訝希奇地看着該隊帶回來的一個難看的德寇。這個德寇是隨同其他戰利品一塊帶來的。這個俘虜穿着淺綠色的軍衣，戴着淺綠色的軍帽坐在馬車上，皺着眉頭來回望着，帶着一個大喉頭的青筋很多的脖子慢慢地轉動着。

「可以同他說話，」波仔沙諾夫說道。「他懂得幾句俄國語。你姓什麼？」

「大聲說！」波仔沙諾夫喝了一聲。

我與來沒看見過，我這位良善的波仔沙諾夫這樣令人可怕。

這個德寇把手伸下去，垂手立正站在這位卡查赫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說出了姓氏。大家都細心注意地看了活著會說話的德寇。

「有老婆嗎？」

「沒有……我有個姘頭。」

波仔沙諾夫不禁哈哈大笑，笑得圓肥而柔和的面龐，更顯得寬大了，一對小眼睛也閉上了。大家都同政治指導員一齊哈哈大笑起來了。「姘頭！好一個姘頭呵！那個德寇聽着來回望望。

有個人叫了一聲：

「不要吵嚷！聽政治指導員說什麼話……」

波仔沙諾夫把手一舉。

「政治指導員說：叫你們笑，」他說道。

他轟然又說了一句話，以後這句話在本營裏就通行開了。

「笑，在戰場上是最嚴重的事情。」

波仔沙諾夫用力慢慢地、清楚地講話，開始開到德寇司令部底計劃。俘虜立「沒有明白。他最後，才明白了問題的意思，於是說出了，殘缺不全的俄國地名來：

「到聖約科梁木斯克去吃早飯，到莫斯科去吃晚飯。」

他兩手下垂，鄭重他說出這句話來；大概，他即令是在這裏暫停，也並不疑惑，這是一定辦得到的：『劉瓦里約科梁水斯克去吃早飯，到莫斯科去吃晚飯。』

又是一陣笑聲……

在大家大笑不止的這一時刻，我覺得戰士們都擺脫了恐懼的心理。伴虜扭扭脖子向旁邊望望。他不明白，這些俄國人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次打勝仗的情形，就是這樣。恐懼將軍在我們的陣地上遭受失敗的情形就是這樣。

拉希莫夫和波仔沙諾夫向我報告了襲擊的詳情。

自然，不用疑惑，預先所打算的，在戰鬥中是沒有完全實現的。

有一組人，偶然碰見了巡邏兵，於是在該鎮尚未被完全包圍以前，就先開始行動了。戰士們衝進住房中，又用刀刺，又用槍擊，大殺一陣，可是德寇還有些出路未被我們截斷。有許多人跑掉了。他們能在我們所預定的時間之先，就醒悟過來而實行防衛了。我們這一隊人殺死了二百來個希特勒黨徒，在各道上埋了地雷，燒毀了很多汽車和幾處倉庫，其中還有汽油庫，可是，德寇竟能在鎮市底一邊保守住了某些地方。

但是主要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戰士們看見了在我們面前逃跑的德寇；戰士們聽見了他們臨死嚎叫聲；戰士們用槍彈和刺刀試過他們的皮，嚐過了敵人的血。

我同拉希莫夫和波仔沙諾夫一塊沿着陣地走了一遍。參加了襲擊的戰士們，已回到

自己班裏和帶裏去了。按照我的命令，操練和工作停止了兩點鐘。到處都看見在兵口裏擊。殺過德寇的英雄們團團都聚着一堆人。

時而這裏，時而那裏傳出笑聲來。各分隊看見我來了，就喊着：「站起來！立正！單按這種喊聲，就可以感覺到兵士底精神了。在那一天，這種喊聲是何等快活的呀！

我看見了同樣開槍班一塊參加了這次襲擊的木林。他看見了我，離老遠就現出了揚得意的神情，還離十多米遠邊，他就開起正步走。這裏是陣地前線，在這裏除了在前線上所稱的「中立」地帶以外，我們與德寇之間再沒有隔着別的東西，可是木林竟翻起正步，從營長面前走過去。我舉手行個禮。木林看着我，驀然微笑了。我也向他微微一笑。就完了。我們兩個都沒有停下，都沒有說一句話，可是，如同昨夜那樣，心中充滿了快樂。我愛了他，並且覺得，他也愛了我。

這又是幸福的奇妙時刻，特別是指揮官感覺到自己的精神同他的隊伍溶化到一塊時的幸福。我明白了：今天在營裏生出了無畏精神。

四周圍都好象是仍然如舊。在黑暗而未結冰的小河那邊仍然是一片白，有些地方透過初降的白雪露出犁起的土塊邊緣。一片黑暗的樹林。我仍然知道：傾刻之間，就會發出轟鳴；坦克將沿着雪地爬來，留下黑色的踪跡；穿淺綠色軍衣的人們將從樹林裏跑出來，拿槍自動槍一起一伏地跑來殺我們；可是心中說道：「你來同我們殺殺試試看！」就是在談笑之中，在眼色中，在不離左右的笑聲中，好像都是在說道：「你來同我

殺敵試試看！」

在這一天，我們這一營人，即我們寶劍的聲色，就是這樣。若說得匪僧皮些，大抵就是這樣；我們這一營人正感爲寶劍，鍛鍊成的。磨快了的，鑄上花紋的利劍，剛像如泥，什麼也不能磨滅它上邊的花紋。若說得謙虛些：在這一天，我們完結了小小的中學的兵士訓練。完結了這個學校底最後一個學年——學會了打擊；若用軍事名詞來說，就是學會了用刺刀刺殺，這不是刺草人，而是刺敵人的身體。這種刺刀，能令人擺脫恐懼，我們在狂勇的夜襲中，比較容易地把它學會了。

沈重的戰鬥，對於精練的嚴厲考驗，這一切都還在後面。在莫斯科近郊的兩個月大戰只是才開始了。

在這兩個月中，我們，塔爾卡爾團第一營，打了三十五次仗；有時我們担任了潘菲洛夫將軍的後備營，在極困難的關頭，我們盡了後備營的責任去撕殺過；在瓦拉科拉木斯克，在依斯特列，在克留科夫都打過仗；打勝了德寇，並驅逐了德寇。

以後，我再來說我們參加三十五次戰鬥的情形。現在……

「現在，」莫梅什，烏雷同志說道，「請你加上一個句點。請你寫：第一營故事完了。」

